

【八雪】落雪小札（1） 言林 yelling

中篇八雪同人 楼主其实一直想写八雪 但以前学业繁忙也没抽出时间 读高三的时候就一直在脑海里构思 也有断断续续地写 高考完想趁暑假完成它 但时间跨度大 所以文风可能会随当时码字的心境而变化 orz

设定是在现代（以后也会考虑写古风 先立个 flag）主角二人大学毕业后的故事

会与原著某些情节相关联

以日记体+对话体的形式展开

题记引用古诗词致歉 后期也有原创诗词

老福特和贴吧同步更新

http://tieba.baidu.com/hottopic/browse/hottopic?topic_id=0&topic_name=%E5%90%8C%E4%BA%BA&is_video_topic=0#同人

http://tieba.baidu.com/hottopic/browse/hottopic?topic_id=0&topic_name=%E5%85%AB%E9%9B%AA&is_video_topic=0#八雪#

圈八 c104 新绘镇楼 



2018.12.30.

漱冰濯雪，眇视万里一毫端。回首三山何处，闻道群仙笑我，要我欲俱还。挥手从此去，翳凤更骖鸾。——张孝祥

本科毕业半年多，现在 23 岁的我已在千叶县本地的一所小学任职，教授的科目是语文。

不得不说是人总是会变成自己最讨厌的样子，高中时我的语文成绩不错，常被人调侃以后要当语文老师，我发了毒誓绝对不会去考教资，最后还是难逃天意。

尽管实习期也早已结束，我却仍然没有适应自己人民教师的身份。总是觉得自己好像还没有毕业，还是个学生。

尤其是午休期间，轮到我值周的日子，趴在教室最后面的桌子上打盹，一觉醒来昏昏沉沉仿佛是回到了高中的晚自习，周围学生窃窃的说话声交织在一起。猛地抬头看见那些稚嫩的脸庞，才意识到早已不是当年。

不过，当老师后才发现，其实这些小学生倒也可爱，这份工作，倒也不错。

难得一个清闲的周末，我决定出门走走。今晨罕见下起了小雪，我伸出手指，一片雪花便飘落在指尖，又随即融化消散。

气候变暖，这座小城多少年不曾下雪了，上一次恐怕还是高三那年吧...

不知不觉，竟已走到了我的母校，总武高中附近。穿过公园，往西侧行进，我顺势走进那家熟悉又陌生的法式面包店。

透过玻璃窗可以看见东京湾一望无垠的洋面，还有几人在那里冲浪，星星点点的风帆树立着。而公园北侧隔着一条马路就是总武高中南门的人行道。

因为离学校近，旁边又是公交站，高中时我是这家面包店的常客。真是过了太久了...我陷入了思绪之中...

对了，不知道她近况如何呢...

"9413 号顾客请取餐！"

店员的声音将我拉回了现实，我捧着温热的咖啡，找到从前常坐的角落靠窗坐下。咖啡热腾腾地冒着气，小啜一口，一股暖流缓缓流入胃里，倒也安逸。

"打扰了！"

我闻声抬头，只见一个成熟中透露着俏皮的女子一手拂开门框悬挂着的珠帘和小铃铛，随着铃铛声

踱步进来。

她的中短发挑染成深紫色，围着英气的法兰绒方格围巾，纯白的羊毛衫与黑色长大衣相衬。

"阳乃小姐..."我下意识脱口而出。

阳乃与我视线相对，她似乎有些惊讶，转而喜笑颜开："诶？比企谷，真是罕见啊。"

她取了打包好的甜点随手拉开椅子坐到我跟前，"自从父亲的建筑公司在这附近设了分部，我便常来这里，倒是你..."她不怀好意地打量我。

我别过头去躲开她的视线："周末没事出来逛逛而已。"

"这样啊...我还以为是念了旧情呢..."

"阳乃小姐真会开玩笑...旧情什么的..."

"她回国了。"

我的手指微微触动了一下，下意识抬头看阳乃转而又低头，斟酌着，只是往咖啡里一个劲地加方糖。

"什么时候的事？"

"有大半年了。"

"哦...挺好的。"半晌，我挤出这么句话。

"你就没什么想问我的吗？"

"还能问什么...分都分了..."我干笑着却发现自己根本连佯装笑脸都做不到。

"你要是真这么想，那倒也好..."阳乃站起身，"你心里若是还有什么怨恨还是尽早放下为好，你明白的吧世事难料，何况是身不由己的人，那么，我先走了。"

"阳乃小姐。"在阳乃打开店门准备离开时我情不自禁地叫住了她。

"请问...她是回国读研吗？"

阳乃并未转头看我，只是背对着我点点头，便只身离开。

2019.1.2.

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白居易

这两天我翻阅了七大国立和各所知名私立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公示名单。即使心乱如麻，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却无法停止手指敲击键盘的声音。

幸运的是，最后终于找到了：

东京大学 教育学研究科 雪之下雪乃

"我们分手吧..."

毕业那天的场景再次出现在我的梦里。

我们在天桥上许下了约定终生的诺言，也在天桥上永别。

"为什么？"

"我要去英国留学了...你说过的像我们这样的人一旦分开只会渐行渐远，所以与其互相束缚对方，不如现在就说清楚，而且我的委托已经完成..."

她的声音分明颤抖着。

"如果是为了你的前程的话，那我当然...可真的是你自己的意思吗？你说过你不会撒谎..."

"嗯我不会撒谎。"她望着我，露出了往常一样好看的笑容。

"可是...我还是..."

"求你了，就到此为止吧。"

她不由再分说，匆匆地擦肩而过。

我惊醒了。

转身想要抓住的那双手，再也没能抓住。愣在原地泪眼蹒跚时，我曾以为这是永别，可你又回来了。

既然在我最爱你的时候离开，又为什么要悄无声息地回来，为什么不告诉你的消息，为什么要把我的所有幻想都掐灭后又给我一丝生还的希望。

其实我从未恨过你，我只是想要去理解，去明白。五年了，我心如匪石，固不可彻，那么请告诉我，

好吗？

我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坐上京叶线便直奔东京。新年刚过，交通拥挤，但因为提前预约的东大参观通行证，进校倒还算顺利。

学校规模大，绕过中央食堂有一处小湖泊，我准备绕湖行走。

我究竟在做什么呢？且不说她年假期间在不在学校，就算她留在学校，如此突兀见面也会打扰她吧。

line 上的已读消息再也没有下文。明明有更简单的方式，我却从来没有去做，说到底，还是我太逊了。

逐渐走过理学部外围，在东大附属医院门口我看见了她的。

我第一眼就看见了她。随风微拂的长发，雪白的脸颊，一如既往。身着淡蓝色风衣，稚嫩中透露着几分知性，又多了一丝成熟。

也许是缘分使然，让我这么轻易再碰见她，可我们的离别何尝不是这样轻易。

"雪之下。"

她刚从医院门口走出来，听到我的声音猛地转头，像是无比震惊般停在原地，迟疑着。

见她没有靠近的意思，我便挥了挥手。

她颇踌躇了一会儿，还是决定走过来。霎时，我看见她的眼眶中浸染着泪水。

"好久不见。"她努力镇定表情，站在我眼前。

"那个，好久不见。"

我本来想说诸如唐突见面，敬请谅解之类的客套话，可话嘴边却发不出声。

什么时候也要这般客气，局促地不自觉说起敬语，假惺惺的寒暄并非我所擅长的，它甚至是我所深恶痛绝的伪物。

我想，她也还是如此。

我们在一处室外长椅坐下，彼此隔着小半米的距离。我悄悄看向她的侧脸，老远倒还看不出什么，近处端详，她分明有些憔悴了。

"你..."

"那个..."

我们几乎同时说出声，刚刚还是一副泫然欲泣的表情的她却久违地笑了："你先说吧。"

"那个...你怎么从医院出来？是生病了吗？"

"哦..."她捋了捋自己的发丝，"每学期都有例行体检，我来拿报告。倒是你，怎么..."

"阳乃小姐说你回国了，所以..."我摩挲着双手

"姐姐她真是...明明说好的..."雪之下像是自言自语般说。

"你在躲我。"说出这话来，我立刻有些后悔了，我现在究竟是以什么身份来见她我自己也不知道，所以这种像是在苛责，又像是自我意识过剩的话，我当然也不配说。

"我没有。"雪之下似乎没在意我的失礼，她侧身凝视我："你不该来的。五年前就该断掉的东西何必拾起呢？"

"那时的誓言都不算数了吗？"

"...对不起，终究是我的错。我头脑发热许下错误的誓言，我本来就不该对我们的未来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

她深呼吸又闭上眼，像在感伤，又像是告别。

"还能重新开始吗？"我不死心地问。

她蹙着眉，轻轻摇摇头："回不去了。我们都别再拘泥于曾经了，我以为我出国的这几年你会开始新的生活，比企谷同学，你还是这么固执。"

"是吗？也许吧。我本来以为我总能明白你的所思所想，现在看来..."

"别再说了...走吧，我也要走了。"

"也没必要急着赶我走吧，我好不容易来了，明天，明天一起出去逛逛，就当是告别。"

"这样只是徒增烦恼罢了。"

"就当是我最后的委托...明天是你的生日吧。"

她踌躇了一会儿，还是点了点头，便起身离开。

"那么我们 line 上联系。"我冲着她的背影喊。

2019.1.3.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我没有经过生死离别，可不知为何，每当这个日子，我总是情不自禁地吟诵这首词，而她的身影更是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今天是她的生日。

按照约定时间地点，午后我便离开了酒店，坐电车沿大江户线到六本木站下车。

刚出站，便看见她在站前等待。还是一样的淡蓝色风衣。只是黑色的高领毛衣，衬着她的脸显得有些苍白。

"抱歉，等很久了吗？"

"不，我也是刚到而已。"

还是熟悉的回答，只是时过境迁，纵使相同的情形也已是物是人非。

"哦，对了，生日快乐，这是给你的礼物。"

我拿出包里的方形小盒，礼物盒用细麻绳小心捆好，里面是一条亚麻色围巾，叠成整齐的方形。

即使这祝福的台词在我脑海里默默演练了数十遍，说出口时仍然不免有些磕磕绊绊。

"谢谢，能打开看看吗？"看到她的嘴角难掩笑意，我也有些欢喜。

"请随意。"

她像只利落的小猫，簌簌解开细绳，捧起围巾，她终于笑了。

"我好高兴，真的谢谢。"

"没什么，因为时间比较赶，可能挑的比较随意，不知道你是否讨厌这个颜色。"

"怎么会？"她郑重其事地看着我又有些腼腆地说，"我可以现在围上吗？"

"啊，当然，需要我帮忙吗？"因为紧张，我的尾音显得有些奇怪。

"不，我自己来就行。"她匆匆将围巾对折后环绕在脖子周围，长端塞进另一端环成的小圈里，最后双手将头发捋到围巾外面，望着我。

"很好看。"

"谢谢。"

"没必要一直用敬语道谢的..."

"嗯..."

其实我早就习惯了，不管是五年前还是现在，我们总是相敬如宾地面对彼此，总是不由自主地说着敬语。

只是现在，就好像是刻意疏远似的，让我有些心痛。

六本木街道上的冰雪还没有除去，沿街望去，白皑皑一片和常青的松树交织在一起，霓虹灯五光十色，星星点点缀在其间。

我们顺手推进沿街的一家饰品店。店内的暖气让人顿时放松下来。

雪之下拿起柜台前的黑色手链仔细端详，透过颗颗珠落，细碎的心形流沙在中间飘散。正中央有一块黑色的猫爪印。

店员走了过来："小姐，这是今年新出的情侣款猫咪手链，还有另一种配色，需要我拿给您看看吗？"

"

"哦不用，谢谢，我只是随意看看。"雪之下又把手链放了回去。

"另一种配色是男款，可以给您男朋友试戴一下。"

喂喂，怎么不问我，完全被无视了啊...

"不，我们不是..."雪之下有些迟疑道。

"那个，我们再出去逛逛吧。"我赶忙开口。

从饰品店出来，街道上还是人来人往。起了小雾，天空灰蒙蒙的显得似真似幻。

"抱歉，给你带来了困扰。"

"没事。"她轻轻摇摇头。

现在我也对自己的莽撞感到有些懊恼。是啊，我们不是朋友，也不是家人或者是其他什么能够名正言顺一起出来逛街的关系。

"要吃点什么吗？"我问。

"去吃拉面吧。"

"诶，拉面吗？你不用客气的..."

"真的，拉面就好，好久没吃了我还挺怀念的..."她的声音逐渐小了下去。

说起来真是惭愧，五年前，我们第一次约会聚餐的地点也在拉面店。那天我送了她一个粉红色发圈，不知道她还留着没有...

从拉面店出来，已临近黄昏。街道上的绚烂的 LED 灯逐渐点亮，发出亮蓝色的光芒。

我们俩就这样默默走着，偶然穿插两句无关紧要的话，竟已到了涩谷中心的十字路口。

既然到了这里，我提议到 shibuya sky 上去看看，雪之下欣然接受了。

落日扶梯缓缓上升，透过玻璃窗可以俯瞰半个东京的街景。整个天空都被晚霞晕染成橙红色，夕阳的余晖映射在高大建筑的玻璃窗上，反射金色的光芒。晴空塔安静地矗立在远方，与摩天大楼相映成趣竟也显得渺小。

我转头看雪之下，她的侧脸正出神凝望着这夕阳西下的景。

黄昏再美，也终有黑夜的时刻，所以至少此情此景，弥足珍贵，不忍心叫人打扰。

"比企谷同学。"雪之下突然开口。

"嗯？"

"这是你最后的委托了吧。"

"要说最后，其实有延长协议也无妨。"

"你..."雪之下像是吃惊又像是责怪般，"这简直是最烂的诈骗手段，真是没救了。"

"也不算诈骗吧，而且这种手段我也不是第一次用了，再多一次又何妨呢？"

"你说过，今天就当是告别了。"

"告别过去，迎接新的未来嘛。"

"这种公益广告里的正能量台词从你嘴里说出来倒也稀奇。"

"我也不是天天发表反社会言论的..."

"和我一起，你会浪费自己的人生。"

"我早就说过，我的人生本来就没有意义，所以谈不上浪费。雪之下，过去这五年里我的生活简直毫无指望，直到今天..."

我注意到她的眼角泛红了，本想要说出什么肉麻的话不知为何却卡在喉咙里，连连咽了回去。

良久，她平复了心绪："我不会改变我的想法，如果委托什么的都已完成的话，你还是回千叶吧。"

冷冽的声音久久回荡，宛若涩谷冬季的寒风刺骨。

我们再次分别了。

2019.3.14.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岑参

自那天起，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严冬仿佛来势汹汹的恶兽笼罩关东平原的大地上，久久不褪。直到瀛洲玉雨盛开的时节，才显现出一缕春的暖意。

期末周的忙碌让人无暇顾及旧人旧事，春假在即有好似重重迷雾中的一丝光明，给予人新的期盼。

我又回归了日常。

"比企谷老师，今天下午有全县的新晋教师培训暨主题研讨会，作为我校年轻教师代表请务必到场，辛苦了。"

一大早就收到学校发来的邮件。

年轻教师代表啊...在教师岗位饱和的社会环境下，我们学校近几年也就招了包括我在内两三位教师

而已，我苦笑着。

所谓研讨会，无非是请一两个专家长篇大论地演讲，大肆宣扬其研究成果，以此统一各地教师的教学思路罢了。

譬如一篇语文应试作文，若是所有教师都按专家的说法指导学生进行模版式地写作。即使这个模版最初是优秀的，当所有人都成为了优秀，优秀的评判标准也不得不再次上升了，到头来还是一场空。

"各位老师们下午好，作为各个学科教学领域的新晋教师，首先祝愿大家能够在自己的岗位有所建树并培养出优秀的学生。"

"接下来我们有幸邀请到同样是教育界的新秀之才：东京大学 综合教育科学专业在读研究生 雪之下雪乃小姐 为我们分享她的研究成果。"

我的指尖仿佛剧烈颤抖了一下。

掌声震动中，稳步走上演讲台的女子身着纯白色衬衫，外搭一件黑色短西装，打理地整整齐齐，看不到丝毫褶皱。长发随着步调舞动，如春风细雨一般，而并非雷厉风行，却只因嘴角浅浅的笑意，就让在座之人肃然起敬，为着她与生俱来的那份，井井有条的自信。

抬头目视听众时，我们的视线在此刻交汇，她似乎愣了一下，但那也只维持了一瞬。

"各位。"她随即转移了视线，重现那一贯的沉静。

"作为千叶人，我很荣幸来参加这次研讨会，我虽无法像在座的各位老师坚守在教育的第一线，但为家乡的小学教育事业建言献策，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小学是基础教育的起点，而课程教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认为关注学生心理健康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小学是健康心理素质形成的关键阶段。虽然在很多人心目中，小学生是天真无邪的代表，但事实上，这一阶段学生之间的矛盾以及心理问题出现也是层出不穷。

请看图表，根据文部科学省发布的年度校园霸凌问题报告，在过去的一年里，全国中小学霸凌事件超过 54 万件，创下历史新高。而这其中，小学霸凌事件达到 42 万件起，比例超过 77%，可见促进小学生心理教育迫在眉睫。"

雪之下深吸了一口气，像是触景伤情，又似感伤，可神情依然坚定。

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

对于专业的选择，也许我们彼此都心照不宣，而我们毕生将要追求的事业，追根究底或许是同一种东西。

"我曾高二时在千叶村参与小学暑期志愿活动，在那里我接触到了一位小学生，同样是遭遇了类似的欺凌而被孤立。

客观来讲，她的经历一部分原因是外界的行为，另一部分是她自身的性格缺陷。而最后问题的解决，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帮助，而是她克服的心理孤僻的障碍，主动与同龄人建立联系。

然而并不是所有学生都能做到这点，由此，我呼吁各位老师对学生进行积极的引导，也建议学校安排相关心理课程，同时注重学生个人隐私保护，从源头上改善当下的校园风气。

以上是我的报告，各位如果有其他见解，欢迎提出。"

雪之下举了一个乐观的案例，我知道，因为我也曾经见证，可关于她自己的故事，她什么都没有提。曾经，我也只是在别人的只言片语中隐约了解。她闭口不谈，因为直到现在也没有解决，而那已经成为幼年的不幸，深埋在过去。

雪之下雪乃在小学时代的遭遇，是一个失败案例。

我缓缓举起手。

周围的人将目光聚焦在我身上。

"...这位老师，请讲。"

我起了身："雪之下小姐刚刚提到的问题的确十分严峻，但这个解决方案似乎有些勉强。

以改变受害学生达到目的似乎有些治标不治本，况且绝大部分欺凌事件都来源于施暴学生本身。"

"比企谷老师！比企谷老师！"

我停顿了一下往旁边看去，一起过来的同事正慌乱地看着我，又一个劲地用小声示意。

崇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友好相处的日本社会，可谓把礼仪文化发展到了极致。当然我也是超怕麻

烦的那类人，但这次情况不一样哦，原谅我吧亲爱的同事。

我轻咳一声："嘛依我个人看来，鄙人更愿意相信是施暴者是得了超雄综合症什么的。如果大家都用‘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之类的话来减轻施暴者的罪行，那受害人也太可怜了吧。"

全场鸦雀无声。

雪之下沉默着站了起来。

我感到空气似乎都有些凝结，不由得屏息凝神望向她。

"比企谷老师的见解虽失之偏颇，甚至有些幼稚，但也不无道理呢。"雪之下忽然绽开微笑地看着我反而让我觉得不自在。

身为教育者要尽量采用最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所以对欺凌双方的心理疏导是最佳方案。小学生的心智还未发育成熟，至于加重对施暴学生的惩戒..."雪之下作出若有所思的神情，"比企谷老师是否应该回顾一下少年法修正案内容？"

彻底被打败了，接下来应该下跪认错吧。

"但部分孤立事件纯粹是对被孤立者才能的嫉妒，虽然嗯差不多极个别案例。"我还是像临死前挣扎的羔羊般弱弱补了一句。

"既然是极个别案例那就没有普适性呢，本次议题针对的是最常见的霸凌事件，老师请坐吧。"

雪之下阻断了我的发言机会。

她明明什么都知道。

我敢相信雪之下变了，或者一切都是最初的模样只是她不再透露自己本来的面目。她违背了自己惯常的观念，频频生出许多冠冕堂皇的言论。

还是伪物...我握紧拳头，低着头坐下。

结语毕，会议厅外参会人员步履匆匆。

直到停车场外传来最后一声鸣笛，我确信她没有过这边的门离开，只好悻悻而去。

落日染上人行道旁的梨树，橙红梨花不似雪，一语未尽人皆散。

2019.6.16.

梅雨。

五月中旬冲绳和九州一带就早早入梅，可本州的梅雨季却姗姗来迟。

这个周末罕见下起了小雨，本来这种闷热潮湿的天气我都是躺在公寓里看电视。但是想起小町在电话里‘今天是父亲节，哥哥不会什么都没准备吧’的恶魔低语，我只好硬着头皮出门。

此时此刻我正手提两袋浴盐离开奥特莱斯公园。

为什么特意到奥莱买浴盐？

所谓千里送鹅毛，这样才显得比较有诚意哦。并不是因为服饰店的东西买不起，不可以这样想哦。

雨下得更大了，我只好跑进幕张海浜站前的 711 买伞。

便利店販售的塑胶透明雨伞应该是全千叶，不对，全日本出镜率最高的一把伞。简约且美观，其普及率之高，即使在涩谷这样的潮流地也随处可见，没有人会质疑其价格低廉，或者说无人在意这点。

但再高性价比的雨伞，面对东京湾迎面吹过来的海风，也显得吹弹可破。

喂喂，这把伞根本没用啊！没走几步骨架就崩开了！神明大人来救救我的 600 日元吧！

"哟好巧啊，这不是比企谷君嘛～"

神明没有来，魔王来了。啊啊狼狈的样子都被这个人看见了，好想死。

"阳乃小姐怎么在这里？"我虽然嘴上这么问，心里还是明白一些。

穿过车站旁的公园，过了马路就是雪之下高中时所居住的公寓，仅仅几百米的距离。

高二文化祭前，雪之下生病请假，我和由比滨曾去那里看望过她。

"我去公寓帮小雪乃整理东西，比企谷要来帮忙吗～？"阳乃眉飞色舞地说着就往我这边凑过来。

"这个...是不是不太方便。"我下意识地后退几步。

"比企谷是怕被捉奸吗？没关系～小雪乃今天不在哦！况且..."

阳乃把脸贴近我的耳朵："分都分了。"

后半句话的语气冷静得吓人，我哑口无言。

上次见面，我也拿了相同的话搪塞她，她竟然还记得，不愧是魔王。

而比起这个，更让我惊讶的是雪之下会求她的姐姐帮忙搬东西。

她向来是宁可死撑到底也不求助别人的类型，何况是爱捉弄她的亲姐姐。

果然变了吗？

"别挖苦我了...我去就是了。"我苦笑着。

公寓和记忆中的模样一般无二，玄关处打扫得一尘不染，物品摆放整齐，看来是经常有人来。

阳乃径直走进雪之下的卧室，我站在门口踌躇着。

"过来啊。"

"哦，哦哦。"

这是我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涉足的空间，现在我却实实在在地站在这里。

并没有太过奢华的装修，深褐色的欧式床头柜旁摆放着布艺小沙发，淡蓝色的床铺被熨烫得极为平整。

然后就是木制架子上书籍，很多很多书还有一些单子。

阳乃一下子挡住了我的视线："随便看女生的房间很不礼貌哦！零碎的物件我会摆放好，被子在真空袋里，就辛苦比企谷同学拿出来铺好再熨烫一遍！"

"诶全部吗，包括垫被？"

"当然。小雪乃暑假也是要回来住哟。毕竟行李都要带齐，肯定是很多的。"

"我知道。"完全被当成免费劳动力了啊，我暗想。

准备铺床时，我移开枕头。

是一个黑色塑料袋。

我小时候只会把背着父母偷偷买的游戏积分卡和 Comiket 漫展新刊放枕头底下。

所以直觉告诉我这也是很重要的东西。

要打开看看吗？

我想伸手去拿，又缩了回去。

强烈的负罪感侵蚀着我，让我直冒冷汗。不该看吧！这也属于隐私的一部分。但是心灵深处什么东西却残暴地催促我，我羞愧地发现自己其实一直期待着。

这半年来，我心中的疑虑长久地存在着。当初她分明告诉我，与其渐行渐远，不如就此分别。时空阻隔，身不由己。我把那当做是继续完成她的学业的必需品。

那么现在她回国了，我们的分别又是出于怎样的理由呢？直言不再相见又是为什么呢？

雪之下雪乃会永远直面问题，并且完美解决，我曾坚信不疑。她不承认失败并且她也从不失败。她也会犹豫不决，也会泫然欲泣，但只要她认清了难题所在，她就一往无前。

然而，会冷言、会妄言的人难道就不会虚言吗？

塑料袋里是一张照片，我们在迪士尼飞溅山时抓拍的合影。还有...

一枚粉红色发圈。

"比企谷别偷懒哟。"

"是。"我慌忙把照片塞了回去，转头见阳乃背对着我整理抽屉，松了口气。

复杂的心绪交织在一起，是紧张，是不解，又不得不承认为之窃喜。

"阳乃小姐。"

"怎么？"

"雪之下她为什么..."

"我也是雪之下哦，比企谷在说谁？"阳乃打断了我的话。

"我是说令妹..."

"不行哦，比企谷。"

阳乃露出了玩味表情，我不知道那是认真还是戏虐，让人捉摸不透。

"这样。"我低下头熨过最后一个床角。

窗外的雨逐渐转小，淅淅沥沥地打在玻璃窗上，垂直划出一道道痕迹。六月雨，绵绵不断，梅雨季节才刚刚拉开序幕。

2019.8.8.

"哦，你还记得有这个娘家啊。"

"这叫什么话？放暑假回家住很正常吧。"小町不满地嘟囔。

刚才是什么，我好像感受到一双眼睛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不行哦小町，这样对哥哥是不礼貌的哦。

"喂现在都八月份了，暑假过半了啊。"

"我超忙的！小组作业要赶五六个ddl，要准备毕业的pre，还要忙着实习...现在就差把猫的手借过来了！"

"镰仓的手可不能借给你。"

"整天说风凉话，就是哥哥这种一放假就迫不及待回娘家的才奇怪吧。"

没办法反驳...

虽然从任何意义上，我都无可奈何地成为了一名独立自主的社畜。但基于小学教育本科毕业的微薄收入，我还是顺理成章地一放长假就寄居在父母家。千叶什么都好，唯独房租向东京看齐这点令人痛心，高昂的头金和礼金根本不允许普通人随意搬家。不过寄居蟹的生活一切妥当，也不会让人觉得寄人篱下，毕竟我从小在这里生活。

"这样下去，哥哥会嫁不出去的啊，就算嫁出去了，要是遇到家规森严的恶婆婆可就伤脑筋了。"小町假惺惺地抹去几滴眼泪。

"烦死了，话说恶婆婆设定又是哪..."我瞬间闭了口，脑海里闪过一个手执折扇，身着雅致和服，眼神犀利的女人。

"哥哥？...看样子小町是触发了危险的想象空间，哎呀不说这个伤心的话题了。"

"话说最近消费税涨到百分之十了啊..."小町看了看手机。

"哈？"

开什么玩笑？这简直是剥削！剥削平民血汗钱的日本政府！一旦失败就永无翻身之日的日本社会！倒是把小学教育毕业生的工资涨涨啊！喂！光有一大堆节假日，工资不见进账怎么行！虽然我很想放假就是了！

"打住。"正当我沉浸在愤慨中时，小町打断了我的思路。"看来这个话题也不行啊...好吧那就..."她嘟囔着。

"我今天回家其实是想请哥哥一起带镰仓去参加猫咪展。"

"什么啊，你自己去。"

"哥，你难道忘了今天是国际猫咪日吗？"

"姑且记得，但是这种展你以前不是一直自己和同学去的嘛。"

"因为这次要带镰仓去参赛啊，参赛！笨蛋哥哥！"小町露出一副孺子不可教也的表情。

"哦，猫咪展是什么时候？"

"今天下午就出发！"

"下午？！这不就马上要出门了吗？"

"是的，所以请收拾一下哦。最好换件衣服，哥哥每天穿白t太逊了。"

可怕！你怎么知道的！

到头来，小町完全没提今天是我生日这件事啊。不过我没有太在意就是了，还是有点伤自尊的，就一点点。

我们就这样迅速出发了。八月本是伏旱天，酷暑难耐。今天倒是意外的是个阴天，云层遮挡了大部分太阳辐射，室外温度也不算超高。

幕张国际会展中心。

从车站到展厅前，一路上抱着猫咪来参赛的人络绎不绝，镰仓面对这种眼花缭乱的情形，似乎也是处事不惊，安静地躺在我怀里呼呼大睡。

算起来镰仓也有快八岁了，在猫咪并不太长的生命周期中，这已经可以算步入中年。

"成年猫组请走这边。"

"这里是幼猫组入口！"

"啊啊在那里在那里！哥哥我们过去吧。"

小町看上去心情很好，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顿时愣住了。

长发随风在空中飘摇，纯白色的收腰连衣裙，即使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也是极为出众的。

"雪乃姐！"

"小町，下午好。"

"没想道今年人这么多，能顺利汇合真是太好了！"

"是的^_^，那么镰仓在哪？"

"在哥哥那里！"

"诶？"

我慢悠悠地抱着镰仓走过去，上次教研会闹的那么一出，回学校摇身一变成了语文组焦点话题。嘛确实耍帅过头了，现在想起来也很羞耻...真的，太尴尬了。

"我还以为只有我们两个人..."雪之下露出了为难的表情。

喂，别这么为难啊，我也是刚知道这个消息，什么思想工作都没准备就来猫咪大赛了。呃呃我是什么病菌吗？

"让你失望了，多有打扰，我先告辞。"出于好胜心，我只好准备离开。

"等等！"小町一把拉住了我，"既来之则安之，今天的主角可是镰仓，诸位要友好相处哦，一切为了猫咪！"

"喵～"镰仓在我怀里伸了个懒腰。

雪之下叹了口气，像是放弃了似的苦笑着点点头。

会展分为等候区和裁判区，赛程总的来说就是等评委会叫号，然后抱猫咪上场，优秀者可以得到奖花。

"话说评奖标准是什么啊？"

"评奖标准吗？虽然我认为众猫平等，但从客观角度讲评奖标准基本以猫咪的健康程度：毛发、牙齿发育、身材、骨量等角度来评判，当然裁判的个人审美也会成为影响因素，评选从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因人而异的，所以果然还是要在评选席看过才知道..."

我只是随口一问，没想到雪之下竟然滔滔不绝地开始官方式回答。光是她愿意搭理我这点也让我有点受宠若惊，这就是猫猫的力量吗，不愧是猫基百科！

"94-13号！"

"轮到我们的了，镰仓加油！"小町摸摸镰仓的毛发。

本来是由我独自抱镰仓上去，但是旁边又跟上来一个人。

雪之下若有所思地盯着评价表格发出："原来如此..."类似的自言自语

果然超在意的吗？

一番评选的结果不到五分钟就公布了，然后就看到雪之下失落的神情。

"没有获奖啊..."

"也是情理之中嘛，镰仓毕竟年纪大了。"等等我为什么要去安慰雪之下，这不是我家猫吗？？

雪之下瞟了我一眼，就往小町那边走去。

完全被无视了。

展厅的撸猫角一直到傍晚才关闭，我们或者说只有雪之下和小町在这里度过了一个相对愉快的下午，我根本插不上话。

还有小町那意义不明朝我眨巴眼睛是什么意思？不说出来当然完全不知道啊。

"雪乃姐接下来有什么安排？"

这边结束我就直接回家了，我有些累了也该回去休息一下。"

"一个人没问题吗？我们送你回去。"

"谢谢，不过没关系，我家离这里挺近的。"

"这样啊...那好吧。"小町担忧地望着雪之下随后瞥了我一眼。

"顺路一起走到车站口吧，反正是必经之路。"我组织着语言。

雪之下还是答应了。

"啊啊突然想起来家里猫粮吃完了，哥哥你们先走，我去附近的购物车，不用等我！"半路上小町突然逃之夭夭，只留下这样一番话。

然后就只剩我和雪之下两个人。

她在离我两三步远的后方走着，并不是不敢开口，却总有一股无形的压力侵扰着我，如同夏天的明媚不适宜回首冬天的刺骨。

前面就是进站口，也就到此为止了吗？

"呐，比企谷同学。"

我霎时钉在原地。

"雪之下？"

"就是..."雪之下撇过脸去，抚摸着耳边的发丝，"我听姐姐说了，谢谢你帮忙收拾屋子。"

"哦这倒没什么。"我不知怎的就红了脸。

"还有。"

"嗯？"

"生日快乐。"

话音刚落，她转身离开。

我看着她远去的背影，竟不知该作何反应。

2019.11.15.

"只是比企苦同学会主动约我见面我实在是罕见啊，我都有点吓到了。"

"如果可以我希望一辈子都不会见到你，叶山隼人。"

"别叫全名啊...我应该没有那么惹人厌吧。"叶山显得有些为难，随后又露出了正派的笑容。

少耍帅了，整天装出那副烂好人的模样，我心里默默吐槽道。

"喝什么？"

"拿铁就行。"

"哦。"我瞄了一眼菜单。

哈哈，没有 max 咖啡，我就知道。这种店怎么会有呢，哈哈。。

"请问两位客人要喝点什么？"

"两杯拿铁，请加奶和砂糖，拜托了。"

这里是崇光百货十楼的咖啡厅，巨大的室内水帘瀑布倾泻而下，优雅的贵妇人们挽着精巧且色彩斑斓的手提包在楼下的奢侈品店游逛。

临近火车站，这里有形形色色的人来往，却并不显得拥挤。看不到像东京站里那样赶时间狂奔的人群，独有一份井然有序的安逸，我想这也是千叶的一种魅力。

"所以，比企苦同学找我有事吗？"

"啊就是...那个。"我含糊不清地说着。

"难道是过七五三节？可惜比企苦已经过了那个年龄吧。"

"这句话原封不动奉还给你。"我清了清嗓子。

"是关于雪之下的事。"

叶山停止了手中的搅拌动作，略有些惊讶地望着我，我便继续说下去。

"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哪里不对，一切都很反常，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阳乃小姐没跟你说吗？"

"她不会告诉我。"

"你就这么确定？"

"我试过去问她，结果不行。"

"她是这么选择的啊..."

"你们平时应该也有来往，果然知道些什么吧？"

叶山思索片刻，开口道："对不起，无可奉告。"

"为什么？"

"只是和阳乃小姐作出了相同的决定。"

"不说出来的话就永远不会明白。"

"做不到。"

"这样。"我起身准备告辞。

"这种事，只能由雪之下亲口告诉你。"叶山突然说。

到头来我还是未能理解，尽管我尝试去寻找答案，任何遭遇也好，理由也好，我只是想要弄清楚。

我可以全盘接受那冰冷到彻骨的真相，但无法忽视模棱两可的谎言，我想要的，就只是一份赤裸裸的真实。

"那么请转告雪之下，就当是...我的恳求。"

"比企谷，放手吧。"

"很抱歉，但是做不到。况且你们这么做也不是在帮助她。"

"我一直忏悔小时候未能对她伸出援助之手，所以现在我至少..."叶山露出少有的痛苦表情。

"现在也是重蹈覆辙吧？"

叶山惊讶地沉默片刻。

"有时候你们真的很像。"他叹了口气，"我会转告她。"

我朝叶山，这个令人讨厌的好人，深深鞠了一躬。

interlude1

2019.11.22

秋冬之交，天气渐冷。

此时已是黄昏时分，走进公寓楼的客厅里，锡兰红茶的香气混着薄荷叶与铃兰花的芬芳扑鼻而来。

金黄叶芽在茶壶中悠悠地漂浮着，环绕金黄色的光圈，茶味苦涩却甘甜。

我收到了一封邮件，是我的导师就毕业论文选题方向给出的指导意见。

想来还有一个多学期的时间就要毕业，但果然还是应该提早准备。我在这里倾尽了时间，学业即是事业，它早已成为我的生活方式、我的追求与理想，为此我做了最充足的准备。

姐姐来电话劝我推掉这学期的志愿工作，我回绝了。

就像生命的意义可以因人而异，而人当然可以选择只为自己的福祉而活。

但有时候，奉献和利己是相互贯通的，无私之人也可以从奉献中得到回报，这份收益，便又成了利己之私。

人虽生如蝼蚁般渺小而独自流浪抑或是抱团取暖本无足轻重，那么就选择草芥般的一生吗？

无比贪婪地说，也许我在内心深处，渴望着改变。改变我周围的人与环境，甚至扩展到更深处。

只有这样做，我好像才能得到满足；只有这样，我才能发现自己并不是孑然一身。

伸出援助之手，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使人们朝着更和谐、幸福的生活行进。

这也许，也是高中时期的我成立侍奉部的原因。

关掉电脑后，黑色的屏幕上映出的我，一副憔悴不堪的模样，颇有些狼狈。

我其实很清楚，这种时候我总是这样固执啊。

但我也清楚并且感到不安，即存在于我内心深处的动摇。

单子都在姐姐那儿保管，我没有勇气跟他道歉，也无法讲明，否则他又会...

我害怕面对他，可他却表现出一定要刨根问底的样子。研讨会那次也是，在停车场站了那么久。

明明从小我就不擅长被恳求，以往这种时候，只要不是太超过人伦底线的请求，我都会无奈点头。

只是这次...

想来我们就如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样悲凉，可是他们曾经拥有的热烈，我无法想象；生离死别又太过戏剧化。

然后，我反复质问自己。

这样，我们就幸福了吗？

至少他就会幸福了吗？

可能，我的选择是错误的。

所以倘若这场苦情戏继续上演，我也会感到幸福吧？

2019.12.24.

"没问题吗？"

.....

"嗯好的，我也过去一趟。"

从刚才起小町就一直鬼鬼祟祟地在客厅角落接那新式的座机电话，时不时往我这里瞄一眼。不是，就算你在说我坏话，一般来说也可以光明正大一点吧。虽然很失礼了，但这样反而会让人很在意。

"话说你怎么回来了？"

别这样打量我啊...放心哥哥姑且还没有加入啃老族哟。

"爸妈通知说要准备过年的事，所以今天一下班就来了。"

"这样啊。"小町套上短西装，往门口走。

"都傍晚了还要出门吗？"

"小町有要紧事，所以请哥哥放心。"

就算你说放心，哥哥我也要给自己敲响警钟啊，比如雨雪天路滑、坏人图谋不轨、小人居心叵测，或者说我没有做好有个妹夫的准备哦。

我走到窗边，几颗透明的雨滴被斜风吹到玻璃窗上，滑落留下数条水痕。偶尔有一粒粒冰晶像被粘住似的停留在玻璃上，又逐渐消失。

儿时我也曾惊叹于那落在指尖的雪花真的有完美的几何形状，而现在这显然已不是需要留心的。毕竟我不是欧几里得，高中数学也遗憾地只得了八分。

总之，千叶的第一场雪终于在平安夜降临。它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寒潮所致。降温自刚入冬起就循序渐进，而这场雪似乎是众望所归。

我悄悄出了门，心情异常地平静，也许是寒冷冻结了内心的波澜起伏，亦或是座机通话记录上的备注姓名太过于耳熟能详。

不再为小町和那个雪之下阳乃一直保持着频繁联络这件事感到奇怪，现在要说有什么驱动着我，或许是那斜风细雨里闪烁的一线冰晶，将要浮出水面的曾经淹没于漫漫长河的那缕真相。

如果换在平时，我这副一路尾随的作奸犯科模样怕是要被巡警好好盘查一番。

但不得不感恩圣诞节在日本的普及程度，张灯结彩的傍晚即使天空的一角已被黑色侵染，街上仍然是缤纷如夏日晌午。

电车晃荡一路到海滨幕张站，我在离小町两节车厢的位置下了车。

为什么会在这里下车呢？说句玩笑话，如果是去 zozo 的话，职棒赛应该早就闭幕了。

其实用不着疑虑，往南口出站方向望去，那个女人就站在十字路口边的红绿灯处。

阳乃在远处挥了挥手，小町则径直往那边小跑过去。

阳乃从皮夹里取出的一叠单子，暮色下看不清两人脸上的表情，只是暗沉的气氛似乎与车站广场这边的欢腾格格不入。

我往那片暗沉走去，一边走一边拨通了小町的手机号。

"哥哥？"手机那头传来小町的声音。

我没有说话，加快脚步走了过去。

小町转头看到我，显得有些慌乱。

"哥哥..."她缓缓放下了手机，以不用无线通讯就可以清晰听到的声音喃喃道。

"抱歉，我一路跟过来的。"我侧身向阳乃点头示意。

平时到了这种时候，阳乃都会捧腹大笑，挤出几滴眼泪来，让我背上跟踪狂的骂名。

今天的与众不同更加重我内心的这一确信。

"是雪之下出什么事了吗？"

"你不该来的。"阳乃说着就要把手里的单子收了回去。

"失礼了，但那是什麼？"我下意识伸手去

拿。

"这是小雪乃的..."阳乃想夺回去，不料我没拿稳，单子散落一地。

我连忙蹲下去拣拾，顺手拿起一张。

"比企谷！"

"诊断书..."我心里咯噔一下。

猛地抬头茫然地向阳乃望去，她别过脸叹了一口气。

小町低头望着我。

这是怜悯的目光吗？

曾有无数种设想漂浮在脑海里，但从未有过的结果，却以这种形式展现在我的眼前，太过突然，一切都猝不及防。

2019.12.25.

原发性肉碱缺乏症，收录于慢性罕见病目录，是一种潜在的致死性代谢疾病。

"雪乃从小体力就不好。"阳乃缓缓开口。

"我以为只是体质差异。"

"你想的太简单了。"

"她从来都没跟我提起！"

"她当然不会跟你提起，说了又有什么用，让你去怜悯她吗？"

"我也会竭尽全力照顾她。"

"比企谷，你还不明白吗？在一个时日无多的人身上费劲心力，这恰恰是她最不想看到的。"

"所以就瞒着我到今天？一定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治疗..."

"试遍了！"阳乃抬头盯着我，眼眶含着泪，我从未见过她这副表情。

"小学的时候把送她出国，不只是为了读书，更是为了治病。高中之后眼见着病情有所好转，谁曾想快毕业时情况又急转直下。"

"那英国留学也..."

阳乃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既然回国了，那肯定是治疗有起色了才..."

"不..."阳乃从手机里翻出一封邮件，我颤抖着双手接过，是她的来信：

"姐姐，我知道我的病越发恶化了，留在这里多一天，对我来说只是多一天折磨罢了。

我申请了东大的研究生名额，以本科留学期间取得的各类成绩，录取应该不成问题。所以，我准备回国了。

没事的，都过了这么多年，我难道还不能坦然面对这个结果吗？我早已看淡生死，请允许我在最后几年里安度时光。

只是他那里，请继续替我保密。就当我是个铁石心肠的人，这样就好。"

署名：雪乃

"她还剩多少时间？"

"医生说最多两年。"

"我要再去一趟东京，去找她。"我抹尽眼角的泪珠，抓起外套就起身。

"她不希望你这样做。"阳乃抓住我的肩膀。

"那是她的决定，我也有我自己的判断。耗费心力什么的，开什么玩笑？哪里有这种事！我只想陪在她身旁，哪怕到最后一刻！"

"比企谷，该说的都已明了，其实对于小雪乃的固执，这一年我也是踌躇不定，你若是非要去，就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我早就做好一切准备。"

"我也不强行拦着...我们跟你一起去。"阳乃最终还是叹息着松了手。

interlude2

2019.1.2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雪之下雪乃从不说谎。如今这话听起来倒像个笑话。我总是对他说谎，尤其是毕业那天和重逢的今日，我从未间断过对他捏造一个又一个谎言。我对自己的谎话感到恶心却无可奈何。

五年前的那场告别让我以为我们终于天涯各一方，而今天又遇见他的时候，我的心像刀绞一样痛。

我恨我自己如此窝囊，要逼迫自己对他说出如此绝情的话来，明明每当看见他的脸颊，心还是无时无刻不悸动着。

人真是矛盾。他说要陪我过生日，我根本没法违心拒绝。我发现自己竟能欢喜到这样一种地步，哪怕多一分钟，多一秒也好。我终究也是个自私的人。我很清楚这样下去终会有不可收拾的一天，所以明天一结束我一定要断干净，我痛苦地想。

上天啊，为何要如此对待我们？为何叫我们相爱，又把我们拆散？他还有无限光明的未来，而我已是个将死之人。

只是盼望着，至少，别再搞错了。

2019.12.26.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古诗十九首》

"我和阳乃姐以前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一趟。"在医院的楼道上，小町解释道。

"虽然雪乃姐说了很多遍不必费心，但果然还是不安，就像这次就突发晕倒。"

"以前也会有这种事吗？"

"很少发生，但也会有啊...根本没法让人安心嘛。"小町说着，我们就到了病房门口。

现在我能回想起高二文化祭的时候，一向争强好胜的雪之下却因工作过度请了病假。

那时，我为什么没能早点察觉到。

姗姗来迟的除了真相，也就只有无尽的悔意。而就算是如今的深刻懊恼也无济于事。

病房里传来她的咳嗽声。

在一旁两人的眼神示意下，我闻声走上前去敲了敲门。

"谁？"

"是我。"

"进来吧。"

我打开门，她正坐在床边的落地窗前，穿了一套纯白色的珊瑚绒睡衣。透过玻璃反射，我看到她宛如大病初愈般憔悴的脸庞。

只是这第一眼，我便不争气的红了眼眶，自己也觉得狼狈。

"姐姐来电话了...你都知道了？"雪之下强打起精神，声音却难掩虚弱。

"为什么不告诉我？"

"没必要在我这样的人身上浪费时间...我说过好多次，你有更好的未来。"

"没有你的未来，我什么都看不见。"我走近床边，跪立在她身侧。

"不值得..."她闭上眼，"我骗了你好多次，哪里还算的上真物？"

"无所谓...只要感情是真实的...都无所谓..."

"我谎称自己出国是为了前程，但那只是次要的..."

"我知道。"

一年前我们重逢那天，我从医院出来，骗你说来拿体检报告，其实我拿的是病历单。"

"这种事根本就不能被当作罪过。"

"抱歉..."

她弯下腰靠在我肩头，泪水打湿了我的衣襟，我紧紧地搂住她的后背，体温透过衣物切实传递过来。

"让我由着自己的性子吧，好吗？"

"嗯..."雪之下呜咽着将头埋进我的怀里。

我们就这样相拥着，良久无言。

interlude3

2019.8.3.

涩谷新开了一家猫咖，开业前就大肆宣传，火爆程度之盛，竟要提前两周在网上预约。

不过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因为从消息公布之初我就报名了首日探店活动。

回国这一年多里，我去过的猫咖可以说是不在少数，但这次的体验似乎与往日不同，从一开始。

"雪乃姐？"

推门而入的女孩唤起了我深埋心底数年的记忆。赴英留学前，我先后拜托了她和姐姐保守秘密，那时她虽有些抗拒，最终还是无奈点了头。如今她身着一套俏皮的短西装，模样和高中时并没有太大变化，可爱的面孔让我在惊讶之余也十分欢喜。

"好久不见，小町怎么也会在这里？"

"这家店在 SNS 上超有人气的，所以我就来看看，刚好是周末嘛也比较空闲。"小町不好意思地笑了。

"可现在是暑假，你不回千叶吗？"

"我现在大四了有暑期实习嘛，没办法下周才能回去。"

"也是啊。"我抚摸着腿上的小布偶，它支起前腿，深蓝色的眼睛圆溜溜地四下转动，又俯身蜷缩着休息。

四下里的人走动并不是很频繁，店里维持着井然有序的经营，摩卡咖啡的香气满溢在空气流动的每一个角落。

"病情还是反反复复吗？"小町突然问。

我摇摇头："只是偶尔会发病，及时吃药就还是在可控范围内，所以不要紧。"

"雪乃姐真的不打算告诉哥哥吗？"她的话像是不经意间的提问，悄然打破了这里的和谐，但并不是出乎意料的。

"...嗯。"

"明明犹豫了。"小町嘟囔着。

我有些吃惊，事实上我也把自欺欺人的能力练就了一定水平，所以我无法确定自己到底的坚定还是犹豫，这种事情从数月前的重逢时我就已经深切地体悟到。

"对他来说，这应该是客观层面上最好的方式。"

"那主观上呢？"小町担忧地看着我。

"也许难有两全其美的事，所以就算破绽百出，也必须拙劣地隐藏，要做到这种事，只好放弃一部分主观的自己，或者说是儿女私情。"

她叹了口气："虽然小町没资格对你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但有时候真希望雪乃姐多为自己考虑考虑，其实哥哥他宁可..."

"小町。"我勉强地笑了笑抬头凝望小町，打断了她的话。

"对不起，我擅自说起这种话题让姐姐难过。"

"没有必要道歉的。"我垂下眼帘，静静地端详着刚伸了个懒腰的小布偶。

"...嗯千叶市一年一度的猫咪展，雪乃姐还记得吗？"小町像是转移话题似的开口。

"这是自然。"对于任何猫咪有关的活动日程安排，我对自己的熟知程度向来是有自信的。

"下周四又要举办了，一起去吧！"

"诶？我倒确实打算八月份回千叶住一段时间。小町那边时间安排没问题吗，毕竟到时候是工作日。"

"

"没问题！顺带一提我家镰仓也要参赛哦！"

"是吗？"我的脑海里浮现出那只活泼的银渐层，"那样就不得不去捧场了呢。"

"OK，那就说定了。"小町站起身，"差不多也该走了，雪乃姐就好好期待吧，小町我是不会放弃的呦。"

"嗯，下次再见。"我也和缓地把猫抱到沙发上，站起身收拾手提包。

不放弃？不会放弃什么？于我而言，放弃的东西倒的确有很多。

没有人理应放弃自己紧握的一切，可必须有谁作出牺牲。我不愿看到那个人是我身边亲近的人，所以只好摒弃别人的爱与关怀，固执地站出来。多么自私，我轻轻摇摇头，我也有自己无法理解的言语、行为，就如同我无法理解的自己矛盾的内心，其实已经明了。

2019.12.27.

进入那扇门，陌生的未来，熟悉的曾经。

"医生让你好好休息啦。"

我看着端坐在病床上的雪之下，此时正架着蓝光眼镜，敲击键盘。

"工作也是休息的一部分。"

"这是资本家的说法吗？"

"学校的公益项目应该不能算资本运作。"

"那样的话更应该歇一歇了，健康至少要确保。"

"总之没问题的，明后天基本就能出院了..."雪之下坚定地看了我一眼。

就算你这个眼神，也很难让人信服啊...虽然换作以前确实是百分百安心的程度。

"你不用上班吗？"

"我请假了。"

"这怎么行？"

"请放心，我们学校暂时没有欺凌事件要处理，并且年末还是主打一个相对宽松的政策为快乐新年过度哟。"

"比企谷同学的讽刺在我这里没有杀伤力呢。"

"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当然杜绝一切打打杀杀。"

雪之下笑出了声，转而又开始咳嗽。

"没事吧？"我慌忙坐到床边轻轻拍了拍她的背，又递过一杯水。

她连声咳嗽着，又摆手示意不要紧。

"你哪里不舒服的话告诉我。"

雪之下喝了一口水又逐渐恢复了平静：

"真的没问题，只是咳嗽而已。"

我不敢想象留学的那几年她是怎样度过的，但也许就算没人在她身边时，她也是独立地、倔强地生活着，永远逞强，永远十全十美。

孤独的蓝风铃一定要在峭壁边，扎根进横生岩石的缝隙中，展开它的千锤百炼。

雪之下有她的追求，挣扎着冲出了情和爱，将要达到的极致。从这个意义上，其实我不配再作出任何劝阻，尽管如此。

"以前留学的时候会遇到病情突发状况吗？"

"怎么突然问这个？"

"了解一下应急措施也是必要的。"

"这种情况还是挺少发生的呢。"

并不是没有啊...

"虽然对体力没什么自信，但维持锻炼的户外活动姑且有在保持，我本科期间的马术课可是全勤的。"

"

"不会很勉强吗？"

"不，对于这种兴趣类的课程谈不上勉强。"

明明是很谦逊的话，可刚才的雪之下一直显露着她的自信与从容。

"有兴趣就不勉强啊，那小雪乃对比企谷有兴趣吗？"

啊，这个女人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

"姐姐，进来请敲门。"

"报一丝～姐姐是有事找比企谷。"

"诶，我吗？"

"姐姐有什么话可以在这里说。"雪之下的言语中透露着压迫感。

"哎呀，别摆出那副不可一世的女友态度嘛。"阳乃又看了我一眼，"走吧。"

"哦..."我跟着阳乃出了病房。

站在医院走廊上，阳乃脸上的嬉皮笑脸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好可怕的变脸术。

"什么事？"我深吸一口气问道。

"看来比企谷是作出了决定呢。"

"倒不如说你们这些合伙人接纳了我。"

"啊，我们保守秘密只是遵从了小雪乃的决定。"

"但还是被揭穿了不是吗？"

"比企谷对自己的侦查能力很有自信嘛。"阳乃不动声色地说，"作为姐姐的身份而言这倒也是件好事。"

"为什么？你不是有意瞒着吗？"

"我只是按照小雪乃的理想做了，但是我也注意到了。小雪乃她还是一直很痛苦啊...所以我发现那根本不是她真正的理想，只是一种自我欺瞒。"

"但现在局面已经打破了，我很感激。"

阳乃说出了从前绝无可能听到的话，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

寻常人要维持自己的体面，却能在特定情形下扔掉自己的社会面具。那些绝无仅有的真情流露，就是作为家人吗？

"这里面也有我的一己私利，所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也无可厚非..."

"但是。"

阳乃打断了我的话。

"比企谷的私欲就是获得一个徒有其表的恋人关系吗？"

"就算你这么说..."

"已经不是高中生过家家的恋爱了，比企谷有考虑过将来吗？"

"自然是做好了心理准备。"

"横插一脚然后在未来的某一天全身而退吗？这种事在我们的本家是不会认同的。"阳乃步步紧逼。

"我该怎么做？"

"需要一个正名。"

"这真的模棱两可的说法。"

"但比企谷心里很清楚吧？"

你又 没 喝 醉。"阳乃冷笑着。

抛弃一切暧昧的关系，只留下最纯粹的事物。雪之下的本家需要的，我将穷尽余生的纠缠，皆为一体。

于是我暗暗作出下一个决定。

2019.12.30

another

"不可饶恕名单？那是什么？"

"应该是哥哥中二病时期的遗作，我收拾屋子的时候发现的。"小町说着从铁盒里拿出一本册子，纸张已有些发黄。

"如果是那个人的话，应该得罪人不少吧？要是按受到惩罚数量来记录相应的不可饶恕名单，不难想象他会写出什么无厘头的理由呢。"

"总之趁哥哥下班来之前，偷看一下吧！也不能算偷看，他早就忘记这本册子的存在了。"

"虽然窥探他人隐私不太好。"雪之下为难地自言自语着。

"没关系，雪乃姐恢复完刚出院，这是天大的好事！哥哥现在处于‘一切皆可饶恕状态’哦！"

"以病人身份要挟吗？不妙的做派..."

然而思考完，雪之下还是同意进行对这本手册进行文采角度的鉴赏。

然而翻开的一瞬间，两人都愣住了。

"等一下！"小町开始快速地翻页。

果不其然，几乎每一面上都有雪之下雪乃的名字。

2013/4 月

一见面就被瞧不起了。

用看垃圾的眼神看我。过于自以为是了。

她是冰之女王 恶魔超人！决不饶恕！

2013/5 月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决不留情。

好歹客气一下啊。

今天被她说了 15 次恶心，把我当变态。

我特意说个玩笑却无视了。

可恶的暴风雪与冰之女王！决不饶恕！

.....

"唉，笨蛋哥哥。"小町叹了口气。

"有点难搞呢。"雪之下扶额。

"无论是从语法还是修辞上来说都毫无章法可言。"

雪乃姐这个时候还关心这些问题吗？小町边暗想边怀着敬意地望着雪之下。

雪之下像是看出了小町的疑虑接着说：

"他作为在职的语文老师，自身平时的文学素养也是值得考量的一部分。但这个随记可以说是不堪入目，充斥着污言秽语。还有这个像爬虫一样的字迹....真不知道他改正了没有，否则课堂上学生也看不懂板书吧？"

"看来要接受审判了啊。"小町看向了门口。

短促的敲门声响起。

比企谷八幡提着公文包进门。

"干嘛都看着我..."比企谷感到隐隐不安。

"哥哥，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小町这次也帮不了你。"

"啊，什么？"比企谷转头看雪之下，她正闭着眼不紧不慢地小口啜饮着红茶。

"过来看看这个吧。"雪之下放下手中的雅致的陶瓷茶杯。

只是定睛一看，比企谷感觉天旋地转，瞬间石化，这下恐怕硝酸复活液也救不了他。

"这，这个东西怎么在这里？"

"既然做贼心虚，当初高中毕业的时候就应该好好销毁掉，不至于留下把柄。但这样也好，至少能发现比企谷的职业短板，及时补救不是吗？"雪之下露出了深不可测的笑容。

"啊啊，果然是酷刑。今天还是早点逃回去吧。"比企谷无奈地想。

2020.1.3

"君游东山东复东，安得奋飞逐西风。愿我如星君如月，夜夜流光相皎洁。"

"是宋代的诗吧，我在《宋诗汇编》中读到过，想不到比企谷也有这方面的造诣呢。"

"别小瞧我，我可是语文老师啊。"

雪之下笑着，转头正对着蛋糕，蜡烛的烛光映射在她的脸庞上，显得有些暖意。

我盘坐在她身旁盯着她的侧脸，有些出神。

只见她双手合十，紧闭着双眼许愿。

阳乃小姐的话语忽然在我耳边回响。是啊，那天她说的话并不是空穴来风。可她又错了。自然，我从未考虑过在这份感情中全身而退的事，我满心想的一直是去追逐，去抓住那薄暮冥冥中的微火，我们如大雾、如尘埃般触手可及又遥不可及的爱情。

"等你研究生毕业，我们就结婚。"我心里想着不禁嘀咕出了声。

"诶？"雪之下猛地睁眼看我。

"啊啊你都听到了？"我瞬间红了脸。

"比企谷同学怎么变成藏不住事的类型了呢。"

好想死，好想死，现在如果有什么地缝能让我钻进去的话，我一定会比鸵鸟埋进沙堆还迅速。

"我不是...那个..."我百口莫辩。

"是姐姐又来找你麻烦了吗？"

"也不算找麻烦，我也好好考虑过，所以也应该说是我擅作主张的决定，就是一种选择或者说意愿..."我斟酌着词汇。

"果然是姐姐...这种事明明没有意义的。"

"既然走出了一步，之后无论如何都是有些意义的吧，存在即合理嘛。"

"我可以认为比企谷同学这是在求婚吗？"雪之下沉默了一会，转过头去红着脸小声嘀咕，像是询问又像是自言自语。

"哦...哦这样认为也是无可厚非，总之就是。"

"比企谷同学在这种时候一点都不帅气，很早之前就想吐槽了来着，这个时候...太突兀了。"雪之下嘟囔着。

啊我知道的，没有回避的方法，也没有躲避的理由，我要面对的是要倾尽所有去争取来的回答，一个人到了这种时间节点，不得不谨慎地对待，哪怕一点徘徊都再也容不下，所以必须认真地说出来。

"那个，雪之下。"我跪坐起来郑重其事地凝视着她。

"嗯。"

"有些话还是要正式地说明一下。"

"洗耳恭听。"

"你看，人和人之间总是有很多错综复杂的关系，比如说我们可以当作是认识的人，可以是同学，可以是曾经同一个社团的搭档，甚至可以是...恋人什么的。但是每一种关系中彼此的距离都是大相径庭的。"

"这种事显而易见，我当然也知道。"

"正因如此，有时候会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为自己是否越界了感到不安。虽然说名分这种东西俗

不可耐，但果然还是会考虑到，一个人若是无名无分，干涉了太多然后遭人非议。自己肯定是不怕别人说的，就担心对方是否会困扰到。”

“如果是我的话完全不会，自己的事别人怎么想都无所谓吧。”

“也许是这样，但有时还是需要一个正名，让自己的行为更加合理，能更加毫无顾忌地放开去做。

回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说，如果要更多干预对方的生活，就需要一个更贴近的关系。以我为例，我期待着更长久的陪伴，更亲密地接触，更好的照顾，就算做不到长厢厮守，就算告别后也无法割舍的距离。所以啊...”我深吸一口气。

“请和我结婚，好吗？”

雪之下湿润着眼眶看着我，良久无言。

“别、别哭，对不起，我...”我有些慌张。

突然意识到自己连戒指都没有准备，我更是无地自容。

“我哪有哭？”雪之下用手拂去眼角的泪花，“我好高兴，真的。”

“所以，是答应了吗。”

“我哪里还有拒绝的理由？换作平时我还是要逞强一下就是了，现在的情形那些逞强都太无力了。”

雪之下的脸更加红了。

“哦哦...”我仍然跪坐着，像对待易碎品似的轻轻拉住她的手。雪之下也坦然地接受了我罕见的主动，我们都难掩羞涩与笑意。

半晌，我们才缓缓的松开手，依然不舍。

“总之先吹蜡烛吧。”

“嗯。”她很快恢复了理智，转过身又呼气吹了蜡烛。

“你许了什么愿？”

“秘密。”

“诶，这都不能说吗？”

"比企谷同学难道是什么隐私偷窥狂吗？或者是那种三分钟不回 line 就要胡思乱想的超强控制欲魔鬼？实在是可怕，太可怕了。"

"才没有，我不问就是了。"

"啊，送来了。"听到门铃声，我走到玄关，扛回一个大纸箱。

"这是什么？"

我笑着打开纸箱，一只小巧的布偶猫探出头，深蓝色的眼睛好奇地打量四周。

"生日快乐哦。"

"真的是给我的吗？"雪之下兴奋地抱起小猫。

"感觉你挺想养猫...独居一个人也不方便养...总之不介意的话，我会经常过来帮忙的。"

"那看来不得不麻烦比企谷同学每周末过来一趟了。"

诶诶，我可不是为了借猫的名义过来啊...误会，天大的误会，我才没有这么狡猾！

"整天叫我比企谷同学什么的...我现在好歹也是老师啊。"我假装咳嗽一声。

"那...八幡？"

"诶？"

我刚抬起头，雪之下便突然伸手捧住了我的右脸。

"...雪乃？"

嘴唇接触的瞬间，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只是冰凉的触觉渗透进唇齿间，连呼吸都有一丝甜味。洗发水的清香覆盖了我的鼻息之间，我下意识地回吻过去，双手在她后颈间不安地骚动着，缠绕起那细长柔软的发丝。

小猫"喵喵"地叫着从雪之下的膝间钻出脑袋，我这才理智过来，慌忙收回了双手。好险，差点失了神...

"....."

"....."

"那个，我还有一件礼物。"我打破了这的尴尬对视的气氛，头脑却还是晕乎乎的。

"嗯...是什么？"

"这个。"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对黑色猫咪手链，"去年你生日的时候，我们逛的那家饰品店里在售的。

看你还挺喜欢的，我后来又去买了...嘛虽然是去年的旧款了。"

"谢谢。"雪之下斟酌着挑了一条立刻戴上，"可是我也没事可以送你的..."

"寿星就不要说这种话了..."我偷偷瞄了雪之下一眼，她耳根边泛起的红色依然没有褪去。

雪之下又拿起剩下一条手链，要给我戴上。

"啊...我自己来就行。"

她像是赌气般并未理会我的话，继续手头的工作："我给你戴上，就当是我送你了。"

"这算什么？霸权女上司？"

"哦，难不成比企谷同学期待着我对您进行职权骚扰？很遗憾，我一向公私分明。"

"好好好，雪之下大人说的是。"

雪之下得意地笑了，双手扣住手链的最后一个圆环。

"又叫回姓氏了呢..."

"都习惯了，一下子也改不了口嘛..."

"话说过两天，要不要一起去我母亲那坐坐？"

"诶？必须登门拜访吗？"好可怕！我的心脏颤抖了一下。

"现在刚好是年假期间，从时间安排效率和事物处理优先级考虑，怎么样都是这个节点最合适吧？"

况且比企谷同学刚刚不是说要名正言顺嘛，这么快就忘了？"

"怎么可能？我去就是啦。"

真是，好麻烦，但也正因如此，才让人铭记于心。我苦笑着，不禁感慨道

interlude4

2020.1.4.

昨晚几乎一夜未眠。

首先当然是因为猫咪。

说起来虽然了解过许多养猫注意事项，猫咖也去了无数次，我还是不能心安理得。因为照顾好小猫实在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

体现在吃食上，除了考虑正常储备的猫粮和罐头，化毛膏、营养膏之类的物品目前还没有备齐。还好公寓附近有园艺店，从那里顺利购得的猫草种子，我连夜播撒在阳台的花盆里了。

其次就是关于他的事。

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有些冲动了。

果然他在我旁边的时候，就是容易一股脑地失了分寸。

每每回想起来，就无法安睡。我只好把头蒙在枕头里，好让自己快些入睡。现在看来却是徒劳。

不过这都怪他...

在那种情形下求婚也太狡猾了...

最近他几乎每天都来东京找我，傍晚又赶着电车回去。

虽说是年假期间，但各家都有忙碌的事。即使是他那样，闲人一个，我总也是过意不去。

每次跟他提起这件事，他就摆摆手说这也是日程的一部分。

也许经常提，倒显得我太见外了。

所以现在我也有些默认了。

但其实无论如何我都打心里觉得安心。

人果然是利己的生物。

说起来明天就是回本家的日子。

不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按他的性格，表面上虽然装出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八成也是坐立难安。

对于母亲其实我也拿捏不准，她向来是阴晴不定的，也是个极为严格的人。

愿明天一切顺利。

2020.1.5.

逆以梨花落，落尽鹧鸪飞。

早衔连理枝，枝头比翼回。

叶叶浓意切，切切心如匪。

岂因祸福避？避使羽情隳！——题记

说实话，直到坐上这俩黑色高档轿车的后排时，我的心里还是没底的。

且不考虑接下来会遭遇何等的刁难，也不敢想若以惨剧告终该如何收拾残局，就光是要跟那个恐怖妈妈乃见面这一点就让人胆战心惊。

以前我就多次领教过那个变化多端的女人的手段，果然是毁天灭地级别的，帝国会崩坏吗？

我不禁打了个寒战。

"不用担心，这种场面比企谷是有经验的吧？"身旁的雪之下瞄了我一眼小声说。

"根本是无法预料的吧..."我撇过头去盯着车窗外往后倒退的光秃绿化带发呆。

能完美做到"若无其事"是雪之下家所有成员的共同属性吗？？

我可还没有忘记哦，前天的事。。

话说怎么可能忘的掉啊？起码还要消化八十八年左右...

去西欧生活过果然会变得开放吗？

虽然雪之下的执行力一直都很强的。

但那算偷袭吧？男孩子的贞洁什么的在 21 世纪也是很重要的！

就算没有电视剧里那种提上裤子不认人的混蛋行为。

但我当时也毫无防备的。

毕竟这可是初吻啊...

不过我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大量的思绪使我整个人都陷入茫然的状态，本来就很晕乎了。

然后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就三十分钟，司机的声音传入我的大脑：

"二小姐，本家到了。"

啊，怎么回事有点冒冷汗了。不好，这样下去可能还会出现尿频尿急的症状。

雪之下那一侧的车门"嘭"地打开了，司机在车门外恭候。她给了我一个眼神，像是在催促我跟她一起下车。

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在轿车里度过余生，在不闷死的前提下。

这座老派的庭院在历史的沉淀下显得古朴，但它的建筑外形和其中的园林景观无不在雅致中透露着这个家族的华贵。

几棵翠竹栽种在石径小道一旁，紧贴着木质的围栏。绿树石灯挂雪，潺潺流水冰霜。连廊外铺满细细耙制的白砂石，与两尊石组形成枯山水景观。

这已经是龙安寺级别了吧...我默默惊叹着。

"今天父母亲都在，比企谷同学还没见过我父亲吧？"

"倒是没见过。"

"放心吧，父亲他是个和蔼的人。"

雪之下的父亲吗？我不禁对他产生了好奇，毕竟是能在那个恐怖妈妈乃手下存活几十年的男人。这方面的经验还是必须学习的。

关于雪之下精通合气道这件事，高中的时候我已经领教过了。并且据阳乃透露，她为了增强身体抵抗力而勤于练习，前些年更是达到了六段水平。

"一会说话注意措辞，千万不能犯以前那样的错误。"雪之下叮嘱道。

"我知道。"

上一次和雪之下的母亲见面还是高三的时候，因为猜测她家里是开征信所的，并且在饭局上说了其他失礼的话，事后被雪之下严厉训斥了一番。现在回想起来，大腿还隐隐作痛。

移动推拉门，进入了一间面积很大的榻榻米茶室。雪母似乎与数年前见到的模样一般无二。

她身着蓝紫色和服，凜然跪坐在茶室中央，一旁满头银发的男人正悠然自得地品着茶。

我和雪之下并排跪坐在两位长辈面前。

"午安，父亲母亲。"

"雪乃，啊这位是比企谷同学吧？好久不见了。"

雪母露出略微惊讶的表情，即可又恢复了平静。

明明从我刚进茶室那一刻起，你就看到我了吧...

我清了清嗓子：

"叔叔阿姨，午安。承蒙从前关照，唐突来访，还请多多谅解。"

"客套话倒是比以前会说了。"

"托您的福。"我干笑了一下。

"你就是比企谷啊...之前公务繁忙，也没机会见面，和我想象中的还是有些出入。"

"叔叔和我想象中的也不太一样。"

"是吗？那你以为我该是什么样子？"

"赘婿特质更明显一点之类的。"

"嘶..."一股剧烈的疼痛感突然从我的左侧大腿袭来。这也算是失礼的范畴吗？我强忍住没发出声音，饶了我吧。

"哈哈有胆量，是个有趣的孩子！"雪父大笑。

雪母轻咳一声：

"茶室内要保持安静，小声说话。"

笑声戛然而止。

"比企谷不必客气，喝茶请自助。"

"哦哦..."我低头看眼前的石磨，和旁边的一盘泛着清香的烘干茶叶。

直觉告诉我，我正在被考验着。

虽然大学也有茶道体验课之类的，但我事实上也只学了个三脚猫的功夫。身为庶民当然懒得去关注这种贵族才讲究的东西，就我个人而言。

往石磨里倒入部分茶叶，我用力扳住边缘端的木头手柄，石磨开始"咕噜咕噜"转动。不得不说这是一门力气活。这里没有自动研磨机什么的吗？有必要这么复古嘛？

就在我暗暗吐槽时，浓绿的抹茶粉已经开始从磨盘底部渗出。

再过筛一下就可以冲泡了吧？

"还要劳烦比企谷同学真是不好意思，其实这里有现成磨好的茶粉，我来吧。"雪母突然开口。

被戏弄了...

雪母用绢巾擦拭茶具，又倒入开水温热茶碗，倒掉后再拿竹茶筴拌抹茶，斟入茶碗冲茶。她轻轻转动茶碗，双手递了过来。

"麻烦了..."我双手接住茶碗。

现在只能尽情后悔大学时没参加茶道社，归家部总有一天要为自己的杜绝的社交付出代价，而此刻我正在为此饱受折磨着。

接下来该怎么品茶就完全不知道了。我偷偷瞄了一眼雪之下，她正接过茶碗，举到额头处以示回礼。

还要这样啊...但不幸的是我已经来不及回礼了。我盯着手里的茶碗：细腻的茶水微微晃动，表面些许白色浮沫围绕茶碗边缘旋转。

我用力抿了一大口。

"嘶好烫..."

"不好意思，比企谷同学是猫舌头啊。"

"啊，没事只是没有心理准备。"我强忍着舌尖的灼热感，把茶水硬吞了下去。

"别太拘谨，比企谷请继续用茶吧。"

就算你这么说，我也不敢再轻举妄动啊。我再次向雪之下发出求助的目光。

雪之下虽没有和我的眼神交汇，却像是心领神会一般，放慢了手中的动作。

三转茶碗后，她开始轻啜慢品起来。深谙察言观色之道的我连忙照做。接下来就是说些吉利话了吧？

这个我懂，大不了就是把茶具、环境布局、款待方式都赞美一遍。

放下茶碗那一瞬间，我顿时有种用刑结束的轻松感，可还没等喘口气，妈妈乃又开口了：

"聊聊正事吧，比企谷这次拜访是有什么事吗？"

这一刻终于还是来了。

我侧过脸去看雪之下正好与她四目相对，她红着脸望着我，然后转过头，欲言又止地看向她的母亲。

那只能由我来说了吧。哪怕是这样一句简单的话，我也在脑海里演练了无数遍。既然我们已经做出了决定，这种时候也必须帅气一点啊。

你不是最擅长耍帅的吗！比企谷八幡！

几乎是下意识的动作，我迅速朝面前的两位长辈一拜。

"请允许我和您们的二千金、雪之下雪乃缔结婚约！"

因为太用力，头差点撞到地板上。但我没有退路，在得到明确回复之前，我必须一直保持跪拜动作。

像是时空暂停般，整个茶室一片寂静。

"我反对！"雪父的声音打破了这片沉寂。

"父亲！"耳边传来雪之下有些焦急的声音。

"都冷静一点，抬起头来比企谷。"

"不行，阿姨你先回复，我才敢抬头。"

"别耍性子，堂堂正正抬头说话。"

我只好直起身体，看向雪母。

"你不知道雪乃的身体状况吗？ "

"我知道。 "

"那你还说出这种话，我们本家人有自己的处事原则，也不希望把别家的孩子牵扯进来。 "

"这也是我和雪之下共同的选择结果... "

"雪乃，是这样吗？ "雪母锐利地眼光又扫向她的女儿。

"...嗯 "雪之下低头盯着地板又点点头。

"唉。 "雪母叹了口气转头问雪父， "你有异议吗？ "

"作为父亲我当然是反对的...而且这种事对这个叫比企谷的孩子也不好。 "

"但如果是孩子们自己的决定，做父母的也不好强烈阻止吧？ "

"这倒也是... "

雪母沉吟片刻说："你们真的想好了吗？ "

这次我和雪之下几乎同时点头："是的。 "

"那我也没有反对的理由了。 "

雪父也叹了口气："不是我想棒打鸳鸯啊，这种事本来就应该慎重考虑...唉你们自己做决定吧。 "

走出茶室，刚才发生的一切如同白日梦般。当我意识到现在是可以庆祝的时候，有些难以置信地望着雪之下，她也难掩笑意。

手背无意间触碰，指尖便缠绕上来。紧密结合的双手在指缝间传递着彼此的温度，再也找不到撒手的理由。

就这样走到玄关处，不巧阳乃迎面走了过来。

这时候如果松开手也太逊了，不能这么刻意，是的。

结果就是两人牵手的样子被看了个正着。

"诶...看来是要煮红豆饭了啊。 "

被这样说了。

"婚礼举办地点想好了吗？"

"姐姐别开玩笑。"雪之下有些恼羞成怒。

"姐姐这也算关心哦~"

"阳乃小姐还是先关心自己的终生幸福吧。"

"什么啊...未婚夫的炫耀吗？"

未婚...突如其来的新名词让我一下子语塞了。

饶了我吧真的。

檐角冰棱高挂，常青树也被厚厚的积雪压弯了叶片。那些通往幸福的道路，幸福从来不在终点等待，而要在绵延的道路两旁捕捉。

人们在漫长的一生中追求完美的结局，时常忘记了过程带来的体验。即使在终点等待人们的是死亡的威胁。

勤劳一生却只为追求年老时的安乐，在能最大限度体验快乐的年纪，忘记了去爱自己。幸福看似遥遥无期，那么就要因为病患与灾祸而拒之千里吗？

即使前途未卜，至少此刻可以永恒。

2020.1.12

婚礼地点的选定自古以来都是每一对新人在婚礼筹备初始阶段的重要议题。

按照大类则分为室内和室外婚礼两种。

我也一度以为自己会成为这类话题的绝缘体。现在却不得不面临这一艰难抉择。

身边的人们热衷于规划自己的人生，生活却总是偏离航道，谁还不是向着那交错纵横的变故随波逐流呢？

虽然现在的重点不是这个...

"草坪婚礼怎么样？"

"考虑到受天气状况的影响，以及春季的蚊虫问题，还是在室内举办比较稳妥吧？"

"那样的话，最近好像挺流行在家庭餐厅里举行婚礼之类的。"

"听起来氛围会很轻松的感觉，但是不是不够正式，本家那边说不定会有异议。虽然这是两个人的事..."

"这就没办法了。"

说实话我比较拒绝讨论这种话题，首先是提案无一不被雪之下一口否决，超级打击自尊心的；其次是容易脸红...

不过我突然意识到刚刚列举的一系列好像都在西式婚礼的范畴里。

"如果要求正式性，果然还是神前式吧。"

"也是啊。"

"感觉你会喜欢这种风格。"

"....."

"诶说错了吗？"

"我也没否认。"

说不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雪之下一直是个传统的女孩，在受本家的熏陶下，耳濡目染间也会成长为标准的大家闺秀形象。从生活细节上来看，就是喜欢和式甜点这点。日本年轻人里喜欢这类传统点心的越来越少了，毕竟珍珠奶茶的销量一直保持良好势头。

"办一场神前式费用很高吧？"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但由于刚才的雪之下兴致似乎非常高昂，我也没敢提，但还是要面对现实。

"这方面不用担心，本家那边会解决的。"

"那就帮大忙了。"

怎么有一种完全被安排妥当的感觉？但是非常好。感激不尽。大户人家万岁。

结果就是举办神前式，地点在涩谷区的明治神宫，初定日期是在今天春天。

会不会决定得太着急了？我这样问雪之下。

得到的回复是：场地的租赁需要预约，提前小半年安排已经可以算时间紧迫了。

其实我倒是无所谓的，只要对象是她什么都行。

只是...

"时间很赶吗？"

感觉突然回到高中文化祭和办舞会的时候，那时候忙碌的情形到现在也是历历在目，真是要把猫的手借过来用。

如果说因为操办婚礼的事情让雪之下再次面临文化祭那时的痛苦，我是绝对不会允许的。

从前我并不知道她病倒的真相，只以为是过劳而已，甚至到她家里去探望她时也没有察觉任何异常。

但现在不同了，在这剩下的弥足珍贵的日子里，至少不能让她沉浸于病痛的折磨。

"好在神宫的场地并不需要主办方布置，联络神职人员、请帖制作等琐事本家那边都会处理好。我们剩余的议题就是婚服的选定了，但毕竟定做也需要大量时间，还是有些急迫的。"

"不是统一的白无垢和那个叫什么羽织？"

"黑纹付羽织袴。"

"对对对，制作一套应该不会很久吧？毕竟是神前式的统一服饰。"

"是这样没错，但光这样一套还不够，披露宴时还要换上色打褂。"

"类似大振袖那种吗？"

"从色彩的丰富性上说是类似的，但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品种。"

完全搞不懂，毕竟以我的社交圈来说能接触这类传统婚礼的情况实在少之又少，一般都是西式为主。

果然好麻烦啊...结婚什么的。

"比企谷同学是想退缩了吗？"雪之下不怀好意地凑过来问。

"我可没这么说啊。"

好近，这个距离实在很危险...

"那接下来一段时间，就是学习殿前式流程了。"

"是，雪之下老师。"

虽然感觉会很残酷，但是逃不掉，嘛我也不会反抗的。据说合气道讲究的是借力打力，在我遵循旨意的情况下，身边这位是不会家暴的，大概。

2020.1.20

潭清疑水浅，荷动知鱼散。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储光羲

时疫泛滥，东京自上周出现第一例确诊病例，便一发不可收拾。

雪之下的病情也日益恶化，在我的提议下，她还是决定搬回千叶居住。受阳乃的委托，不，主要是我自己的意思。等小学放学后教师工作忙完，一有空时，我就到她的公寓帮忙。

"去海滨公园走走吧。"她说。

"你以前不喜欢那么热闹的地方，没问题吗？"

"我想看看大海，而且今天是周一，人应该不会太多。"

"医生说你不宜到处走动。"

"只是散散步而已，我又不是残疾了。"

"好吧。"

工作日的海滨公园虽然谈不上人潮拥挤，但仍然有不少颇有闲情雅致的家庭出来野餐或是散步，倒是沿海的公园长椅还空着。

我们找了一个视野开阔的位置坐下，面向大海。海潮上涌冲刷着海滩，就连新建好的沙滩城堡经过海浪来回两次侵袭后也被沙子无情地覆盖填平。

这里虽然是属于千叶的海域，但名义上还是叫作东京湾，因为在世界范围内的名誉略高就可以肆意巧取豪夺别人的私有财产，理所应当占为己有吗？简直毫无同理心，果然是冷漠的东京人，残酷的日本社会...

"真美啊..."

正当我沉浸在自己的愤懑不平中时，身旁之人的感叹声将我的思绪拉回了现实。

"能被你夸赞的大海，那的确是很美了。"我接了雪之下的话。

"在比企谷同学眼里，我的赞美门槛难道很高吗？"

"超高的...反正我没被赞美过。"

"这是你自己的原因吧？"

"我也有在反省的..."

"是吗？但其实我也承认自己有些变了。"

"比如？"

"从前我也许不会想到要赞美这样的大海，可能我变得是更加感性了。"

"大概是从什么时候改变的呢？"

"....."

雪之下怎么突然一言不发了。诶诶，是我哪里说错了吗，我的脑子迅速将刚才的对话过了一百零三遍，好像没什么问题？？

"大概是遇见你之后吧..."良久，雪之下终于开了口，说这话时她正转头望着我，脸颊泛红。

这回轮到我说不出话了。喂，竟然是这种回答吗，这也套太犯规了吧！我假装咳嗽一声：

"看来是耳濡目染了，虽然很不想承认就是了...其实我是那种在前辈的毕业典礼上会泪流满面的人来着。"

"是巡学姐那届吗？倒也不难想象呢。"

"你怎么知道？你当时不会在悄悄看我这边吧！？"啊啊啊好羞耻，好想找个地洞钻下去。。

雪之下像是愣住了，转而又头痛了似的扶住太阳穴："比企谷同学请不要展开过多非正常的联想，我只是在阐述这个画面在脑海中构思难易程度而已，况且你的疑问纯属于自我意识过剩的表现。唉，真是没救了。"

"抱歉..."

我偷偷瞄了雪之下一眼，她脸上的潮红并没有褪去，当然我这边脸上的红色可能不只是这种程度。我不敢再说更多争辩的话，因为我清晰地意识到无论怎么说都是我理亏了，那么能屈能伸才是我们家煮夫的优良作风。

"不过嘛..."雪之下将手抵在下巴处仿佛是在回忆，"你那时候哭的那么凄惨，想不看到也很难啊..."

喂喂喂，原来你有在偷看啊。

回到雪之下的公寓，已经临近傍晚。

"姐姐真是，又把钥匙落在茶几上了。"

"嘛，贵人多忘事。"

我打开冰箱发现蔬菜生鲜倒还是琳琅满目，就打算帮她做顿晚饭再走。

"明明我自己来就行。"

"我知道。"我边说边开始给胡萝卜切片。

"虽然这么说有些失礼，但比企谷同学最近对料理的自信心有所提高呢。"

"嘶...好痛。"我定睛一看，食指已经被菜刀无情削去一小块皮，"也不用这样挖苦我吧？"

"怎么了？"雪之下急急走过来翻开我的左手。

"出了点血。"

"怎么这么不小心。"她嗔怪道，又拿来了备用的急救箱并打开棉签盒。

"我自己来就行..."我说着就要伸出右手。

"别动！"雪之下挪开我的手。

包扎的过程很慢，也有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我的眼神飘忽不定不知道落在哪里合适，最后还是停

在她纤细的指尖上。

"血止住了你去客厅休息吧，接下来的菜我来切。"雪之下为我贴好了创可贴。

"只是做一份咖喱饭而已，不要紧。"

"你的伤口不能沾水。"

"我会注意的，也难得有大展厨艺的机会啊..."

雪之下叹了口气："那剩下的菜我来洗。"

正当我和雪之下在厨房为咖喱饭忙碌的时候，外面突然有人闯了进来。

是谁进来也不知道敲门啊...但一旁的雪之下却依然神态自若，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

"姐姐，说了多少次进屋要敲门。"

"抱歉抱歉雪乃酱，哎呀..."阳乃不怀好意地看了我一眼。

干嘛...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好吗...好可怕...

"看来打扰你们小两口啦。"阳乃火速拿了茶几上的钥匙，"那我先走啦拜拜。"

随后又听到很响的关门声。

"姐姐就是这样的人，你别见怪。"

"理解..."

浇上咖喱后，香味很快占据了整个厨房。金黄的色泽在蔬菜块的点缀下，更富有颗粒感的咖喱与米饭恰到好处相配合。不愧是大米，不愧是日本人之心...

雪之下不失优雅地舀了一勺放入嘴中，不知道为什么我莫名有些紧张，冷静冷静这可不是厨王争霸现场。

"怎么样？"我小心地问。

"还不错，有小学五年级的水平了呢。"

"还没有小学毕业吗？"

"早着呢。"

"话说我这边也没什么事了，要不等会你先回去吧。"

"这是在驱逐我吗？"

"当然不是，已经不早了...就我个人而言肯定是想让你多待一会儿就是了..."她的声音又小了下去。

"那，那我还是先走了。"在这里再多待一会儿心脏感觉会受不了，真的单纯从血液循环系统考虑。

出了一楼公寓大门，夜已将近，天空呈现一种晨昏蒙影的状态，介于淡蓝色和浅紫色之间。月上柳梢头，星星只是肉眼可见的几颗，澄澈至极。

寻常的拌嘴也好，不寻常的境遇也罢，一分一秒的时光就如这星星般闪烁着，消逝去。

不知是否是我的错觉，最近的她变得柔和了很多，虽然说话还是不留情面，挖苦人的样子也让我如履薄冰，但似乎的确没有初次见面那种咄咄逼人的感觉了。说实在的，这种让我一定去珍惜的迫切感，还是说持续的平静感，都让我倍感沉重。

但是，我还是祈祷着，这样涓涓细流般平和的日子能一直延续下去就好，无论是寥寥星光还是。

2020.2.2

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李之仪

"无可挑剔的论文初稿，简直可以作为成品直接提交。"

"作为客套话来讲你这句话还不错。"

"是真心话啊。"

"是吗..."

感知到气氛有些微妙起来，我只好咳嗽一声转移话题。

"所以学校里的事情都忙得差不多了吗？"

"是呢，基本可以顺利毕业的。接下来就是全身心准备婚礼。"雪之下腼腆地笑了笑。

"别张口闭口就是工作啊。"

"这不算工作吧？况且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

"那什么。"

"嗯？"

"最早的一批梨花也在每年这个时候开吧？可以去看看之类的。"

"这样。"雪之下有些吃惊，随即又幻化成了笑脸，"那样就不得不去了呢，毕竟比企谷同学会主动邀请别人也很难得。"

"是吗..."

绿叶衬白花，万亩山野；洋洋洒洒，不分花与雪。

我挽着雪之下的手腕，在这雪雨冰花间良久驻足。

多少年没有看过这样美的景。

那时她也说自己不曾具备能欣赏这份景致的感性，而现在我们二人皆为此驻足停留。

"这片梨花的花期是多久？"她突然问。

"大概十多天吧。"

"这样啊..."

"一般来说越往北方，花期会越短吧。千叶这边还算好了。"

"如此短暂易逝的花，哪怕人也是一样。"

"完全不一样，人跟花怎么比？"

雪之下看着我，笑了。

"比企谷同学生气了吗？"

"才没有。"

"放心，我不是一味感伤的人。花开花落有其时，生死又有何惧？"

这种看淡生死的话乍一听似乎是很高洁的，我却感受不到喜悦。

好吧，确实有点恼火。

不知道出于怎么的心境，我抱住了她。

"比企谷同学？"

"有点冷。"我含糊不清地说着。

"那回去吧。"

"再呆一会也行。"

"太近了..."

我搂住了她，脸贴过她的右肩。我们都看不到彼此的脸颊。当然我现在也不想让她看到...泛红的眼眶。

雪之下没有再说话，她把双手搭在我的背上，良久。

梨花悄无声息地落在肩头，粉红的花蕊小巧玲珑。

"回去吧。"

"嗯。"

等到春天的嫩芽从积雪的泥土中萌发；

等待奇迹降临。

会有那么一天的吧？

2020.2.8

"受新一轮寒潮影响，接下来一周，我市将会出现大到暴雪。雨雪天道路结冰，交通事故频发，请各位市民作好防寒保暖措施，并确保出行安全。"

"哥哥，你现在要去雪乃姐家吗？"

"对啊，今天还是去看殿前式流程。"

"场地选定了吗？"

"姑且是定在明治神宫。"

"啊，不愧是..."

"赞叹的话打住，哥哥我现在要去赶电车了。"

"不容易啊，小町对哥哥的积极感到十分欣慰。"

"你不懂，结婚超麻烦的。"

"好啦，知道哥哥是口嫌体正直的类型，赶快出发吧，不能让嫂子久等了！小町刚才这句话得分超高！"

我还想反驳几句，就被小町推推搡搡地出了门。

"注意交通安全！"

"哦。"

作为一个万年电车出行人士，人生中能遇到的道路事故，无非是列车停运。好在今天出行顺利，没过多久就到了雪之下的公寓楼下。

"新人随神职人员入场，净手等祝词奏上后，献酒、说誓词...然后是交换戒指。"

"学得怎么样？"雪之下走了过来。

"勉强强。"

话说这种东西不用特意去记吧，只要仪式当天跟着指引一步步来就好了。

但雪之下不这么想，一切必须做好万全之策，这是她的观点。

"你的主人好可怕！"我捧起小布偶的两只前爪，哭诉道。

"喵~"

"我都听到了哦。"雪之下把手里的一盘大福挪到我面前。

"这是你做的吗？"

"自己蒸的，刚从冷藏箱里拿出来。"

"好厉害。"我刚要伸手去拿，雪之下又把盘子挪了回去。

"学好了才能吃。"

"怎么这样..."

"这是命令哦。"

不过经过一番刻苦后，最后我还是吃到了雪之下亲手做的大福，豆沙泥裹着整颗草莓超美味。

"下周天气很恶劣，你就不用天天来了。"

"如果能逃脱学习的话，确实求之不得...但果然还是来吧。"

"很主动嘛。"

"事出有因..."

"这么想见我？"

这个时候雪之下的腹黑属性超强烈，而且两颗小虎牙露出来，咧嘴笑的时候会有酒窝。

"大福很好吃。"

"你还没回答呢。"

"真的好吃，如果下次来也能尝到的话就太好了。"

"岔开话题。"她嘟囔着。

"我没开玩笑。"

"那行，说正事。"她一秒切换工作脸，"下周六一起出门一趟。"

"干什么？"

"试婚服啊。"

"哦哦这么快就完工了？"

"是委托母亲认识的染织店铺制作的，据说我父母亲当年的婚服也在他们那里定做。"

"是历史悠久的老店啊。"

"所以就这么说好了。"

诶？

下周五吗？下周五....不是情人节吗？！！

2020.2.13

我展望过无数美好的图景。是当下的生活给那些灰色的过往绘上斑斓的水彩。那灿烂的如同色打褂般的生活轨迹。

望着玻璃窗外路灯照射下的风雪，金灿灿好似光的余烬。

我做了一个美好的梦，在那天堂般的安乐世界里，我们牵手奔跑，自由地跳起雪中华尔兹。

偶尔我也会凌乱的舞步绊倒，这可打搅不了我们的好兴致。

在那个时空里，我们是永恒的。

留校后她还是忙于工作，她说想重新组建侍奉部，只是这次是作为社会公益组织。

有时我也埋怨她晚归，但转念一想那是我们曾共同拥有的事业，无论如何也要给予支持。

我明白我们之间有着巨大的阶级差异。是我真的好吗？我真的可以吗？有时候我也这样想。她嗔怪说都令和年了，还整天拘泥于昭和时代陈旧的家族观念。说来也是，没有她的生活，我也想象不出来。

我们也有争吵的时候，她爱耍小性子，我承认我也一样。但最终都能圆满化解，毕竟那些矛盾，过往是过度关心所致。我们深知对方的心意，不需要言语，就能懂得。

她还是一样爱吃甜食，并且在她的指导下，我的厨艺也日益渐长。不过还是远不及她。如果可以，她做的饭我希望能吃一辈子。

家里有只小布偶，去猫咖的次数自然就少了。只是猫咪大赛每年都准时报名。那年夏天，我们得了金奖。在铺满红毯的领奖台上，她抱着小布偶，我在台下摄影。她说让我也上台合照，我婉拒说自己的眼神够死了，照片里拍出来会更糟糕。

这有什么关系？她告诉我小猫最喜欢鱼干，所以也会喜欢死鱼眼。

一听就是乱编的，我无奈地被她拉上了台。

梦里的日子转转悠悠，道不尽的日常，都化成了流水般的年华，凝结成雪落在记忆中的花瓣上。

后来，我们有了一个孩子。

也许是负负得正吧。的确是个开朗外向的孩子，和小姑、大姨倒是像。

她说这样的性格挺好。我们两个孤僻的人格，在学生时代都遭遇过孤立和针对。而我们的孩子再也不会面临类似的经历。

远处的鸣笛声越来越近了。

是谁冲破了我们的梦？

是谁重构了一场虚幻？

十二点的钟声即将敲响。

明天也让人期待吧。

2020.2.14

穿过积雪的道路，尽头处。

"阿姨下午好。"

"啊，是雪乃来了。"

"是。"雪之下礼貌地微微鞠躬。

"上一次见面，还是你小时候。跟你母亲年轻时简直一模一样啊。"

"很多长辈也这么说。"

"所以这位就是...未婚夫吧？"店主满脸笑容地看着我。

直接说出来了。

我看向雪之下。

她点点头，羞涩地笑了笑。

这种情况一般是会脸红的，我也不例外，现在心脏也是怦怦直跳。

"真好啊。"

"阿姨，可以先看看婚服吗？"

"对啦，试衣间在那边，跟我走吧。"

雪之下跟着走进房间，门口挂着古朴的布艺门帘，看不见里面的情况。

"男士请勿入内哦！"店主从帘内探出头。

"是。"

"哦对了，你的黑纹付就放在前台，没事可以先换上。"店主最后留下这句话。

到了男生这边一下子变得随意了啊。

披上整套衣服，也不过用时五分钟，剩下的时间，我只好在店内漫无目的地踱步着。

一排排黑色陈列架上展示着华丽的绸缎布匹，有绣花的、也有金丝编织而成，实在琳琅满目。

非同寻常的店内规格不难看出是一家传统而高档的店铺。

怎么回事，这种紧张感？

我素来知道那种典礼的隆重打扮都很费时间，从妆发到着装往往要等待两到三小时才能完成。

只是现在这种等待显得格外漫长。

如果是旁人在手术室外等待自己的至亲大概也是这种感觉。但现在的感觉又与那种情形不太相同，

可以说是因为里面多了一份期待感。

玻璃窗外，鹅毛般的大雪把街道点缀成了纯白色，路面冰滑平整，雾蒙蒙的下午不见日光。我突然

希望这场雪不要停，直到把天际边的太平洋面染成庄严肃穆的洁白也不要结束。

可自然天气不会顺从人意，也许到今天夜里，今年冬天的最后一场雪就停止了。不过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回去也可以写篇随笔什么的。

门帘掀开的声音把我拉出了思绪。

"新娘来了！"店主的声音隔着庞大的和服陈列架传到我的耳朵里。

我急切地迈开脚步，探出头。

只是第一眼，我便屏住了呼吸。

厚重的白色打褂坠在地板上，那丝绸绣成的梨花，有米色、有金粉也有红枫，点缀在下摆上并不显得单调。胸前垂挂着朱红的结绳，与手中的流苏折扇相映。

没有繁琐的头饰，简约的墨绿色碎花簪子盘成的发髻，衬着她淡雅的妆容，洁白如玉的脸庞，天蓝色的眼眸。

如果这世上有天仙，恐怕也无法与她媲美。

从前我总是做不到长时间端详她的脸，仅仅是简单的对视就容易失了神，匆匆地撇过头去，避免视线再次交汇，总是如此。

可此时此刻，我挪不开视线，难以言表的情感从心中漫溢出来，化成了流水。

面前的人是我的未婚妻，的确是我的未婚妻了。如果可以永恒，时间停留在这一幕就好，世界一下子也成了喜笑颜开的模样。

"怎么样？"

"....."

"干嘛不说话...傻瓜。"

"哦，那个。"我红着脸，声音小到我自己也觉得丢脸，"除了好看，我也说不出什么形容词了啊。"

不安地摩挲着手指，说出的话也变得磕磕绊绊。

"这叫什么话？"

"那你也评价一下我嘛。"

"你..."雪之下慢慢地走到我身侧，木屐与地板碰撞的声音在耳畔回响。

"还是老样子。"她突然挽住我的胳膊，笑了。

这算什么回答啊...

"接下来去摄影室吧！两位新人！"店主说。

"走吧。"雪之下小声催促。

安全起见，这样手挽手过去确实很必要，毕竟雪之下身上这件打褂这么长，嗯。

2020.2.14 夜

这里是海滨幕张站到南口广场，广场边就是十字路口。

天色渐沉，雪下得愈发猛烈了。

我提议送雪之下回公寓，她谢绝了。

"你也早点回去，路滑不安全。"

"我这边没关系。"

"还是回去吧。"

"你身体不好，这么冷的天怎么可能放心啊。"

"我穿得很暖和。"

"没事，我..."

"好啦。"

我叹了口气，撑着伞站在十字路口靠车站这一侧，目送雪之下离开。

明天见，雪乃。

我想这么和她道别，却总是羞于启齿。

她也一样。

总有一天，我们也能放下包袱，呼唤彼此的名字，只是需要时间的磨合。

虽然没有直言，但我知道她很喜欢冬天。

我也是一样。

斑马线上的人影笼罩在蓝黑色的夜幕下。我能看清的只是她的亚麻色围巾，在风中飘舞。

马路上一片寂静，谁也不愿意在这样的夜晚出门，只有路灯下的风雪仍在咆哮，还有街上的我们。

明明是情人节的晚上。

也许我是舍不得，哪怕分开一分一秒，都让人挂念。

想要每时每刻都有勇气看着她的眼。

想要牵起她白皙的手。

如果能代替她的病痛，怎么可能会犹豫。

.....

鸣笛声震耳欲聋。

等我反应过来，巨大的碰撞声好像爆炸般击碎我的耳膜。

嗡嗡作响。

数萼初含雪，孤标画本难。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横笛和愁听，斜枝倚病看。朔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崔道融

只怕逆风折去柳春，又空空。只怕梨花谢了春红，太匆匆！

黑夜，暴风雪已接近尾声。

明明初春的种子已经从积雪覆盖的泥土底部抽出新芽，明明毕业季的脚步将要临近，明明春天将要举办我们的婚礼。

"雪乃！雪乃！"我大声呼唤着她的名字，跌跌撞撞地冲过去，跪倒在雪夜的路灯边。

失控的轿车停在十米开外的马路中央，猛烈的漂移将冰雪路面撞出了两道宽大的弧形车辙印。

鲜血很快将积雪印染成红色，她就倒在血泊中央，我抱住了她。

"美滨区！海滨幕张站！南口广场前！"我朝电话另一头的急救中心吼着。

我用手按住失血最严重的小腹部，鲜血仍从指缝中向渗出向四周流淌。

"止不住..."我强忍着要飙出的泪一遍又一遍地喊她的名字：

"雪乃...雪..."

"八幡?"雪之下艰难地呼吸着。

"我在。"我紧紧握住她冰冷的右手，贴在脸颊一侧。

"听我说..."

"救护车马上就来了，你先保存体力要紧。"

"反正早晚都要死的...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接下来是很重要，必须要说的话..."

"好，我听着。"

"高二那年因为我的缘故，害的你出了车祸，一直没有来得及道歉。"

"那都是多少年前了...我早就不在意了。"

"是车祸让我与你有相识的机会，现在又让车祸把我带走，就好像是命运的安排。"

"说什么呢?怎么可能带的走..."

"你送给我的粉红色发圈，这么多年我一直保存着。"

"我知道。"

"还有...还有小猫就拜托你照顾了。"

"不，至少，一起照顾..."

"答应我，比企谷同学一定要好好活着。"

我强忍着点点头："这句话你也一样。"

"别一副要哭的表情啊，虽然有很多遗憾，但明明是早晚的事，只不过始料未及，没曾想这一天竟会提前到来了。"

说这种话也太狡猾了...你不在的话，我恬不知耻地活着哪里还有什么意义？

"最后一件事...从前去迪士尼，你在飞溅山上对我说的话，当时风声太大我没听清，可以再说一遍吗？"

"

"我不是说要用一辈子的时间来回答的嘛?现在说了，就不是一辈子..."

"我现在就想听..."

雪之下的呼吸越来越微弱，其实我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只是不愿意承认。现在不知是宿命感在驱使我还是因为她的请求，迫使我务必抓紧这一刻来诉说，其实说出来并没有什么意义，也不能代表全部的感情，只是...

"我喜欢你...我喜欢你，雪乃。"

我从未如此坚定去表达一份感情。从前我总是婉转地、隐晦地，思索怎么才能完美地诠释我的内心。但当我说出口时，我突然想到这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次直抒胸臆的告白，不会是最后一次的...不会的...我还有好多好多话...

"我也是...""雪之下莞尔一笑，眼角几滴泪珠划过脸颊，闭上了双眼。

"别睡过去！别睡过去！"我摇晃着她的肩膀依然无济于事。

远处救护车的鸣笛声渐进，蓝的、红的光影与黑夜中金色的路灯交融在一起。

雪停了。

2020.8.14

冬已暮，情未了。虽矢志不渝，终惜其未成眷属，相隔一方。

春悄至，谷中寂。人间纵有柳叶舞，奈何劳燕各纷飞。

杜鹃凝花丛中笑，但愿长相共此时。不归路，只叹香消玉殒，飞雪散！——题记

那个雪夜的情形像梦魇般缠绕着我，每当浮现在眼前时，双手便止不住颤抖。

有时我觉得一切仿佛是自己凭空产生的错觉，一切仿佛都是大梦一场，周围的环境也似真似幻。我幻想着一觉醒来，岁月静好、平淡度日。梦醒时却发现早已泪水打湿眼眶。

自那天起，我便没再写过日记。

这个盂兰盆节的夜晚，我的心不知怎么平静的很。我原本早在半年前就该跟随她一起去的。我也早已无惧死亡，因为没有什么可期待，可指望的。苟活至今，是因为想兑现当初给她的承诺吗？

于是我又久违地拿起笔，斟酌着写一封寄给她的信，摘录如下：

致雪之下：

我离你有多远？

在木星换乘是否可以到达？

绣球花上，六月的水。

如你所见，我最近自发性地重拾俳句了。听起来有点昭和感，你知道我就是有点大叔的。高中的时候也一直用的翻盖手机，智能手机是后来要用 line 才换的。

人常说情深缘浅，我以为这缘是不浅的，足够让人献出真情，足够延续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

可是这缘来得早，又走的急。我有时候想，难不成终究是有缘无份？我不敢妄加揣测，因为你听到这话肯定要不高兴，极度理性的你怎么会相信这种唯心主义的概念呢？

从前我们都是这样，对这些说法嗤之以鼻。但当看到音乐喷泉曼妙的旋律和夜曲中光彩熠熠的泉涌时，你也不得不承认如今的你也具备了欣赏这番美景的感性。

我从前一直秉持着不恋旧，不怀念，只向前看的原则。往事实在是不堪回首，所以就竭力把它们抛之脑后；而过去的人往往不值得留恋，回忆过往只是叫人羞耻心上泛，那些丑恶的嘴脸也会浮上脑海。

于是，我告诉自己，仅关注眼前和未来，往昔一概不管。这种近似中二病的牢骚，到现在再说出口，想必你又要嘲讽这是 friendless 的表现。但其实我变了，不必说这些年，单是这几个月来，我的心境也是千变万化。

今晨我去海滨公园的墓地，那里人很多。虽然我对于往年的情况不甚了解，但今年应该是特别忙碌的。这也有因可循，疫病盛行，一些老人没能熬过这个冬天就离开人世了。

我在你的墓碑前焚烧信件时，很巧偶遇阳乃小姐也赶过来。我们驻足观望这信纸燃成灰烬，大部分垂直浮上半空中，一些碎屑迎面飘过来，洋洋洒洒地落在发顶。迎面扑来灰蒙蒙的青烟模糊了视线，在鼻息间徘徊。回过神来，只剩下纸灰随风轻轻摇摆，间或零星几颗火星轻轻爆开，噼啪作响。

临走前你姐姐劝我一直如此消沉也不行，逐渐的也该走出阴霾，往前看了。

我苦笑着辩解说我最近没有过于消沉了。

我的语气实在是勉强，但她似乎心领神会，也没有过多劝下去便闭了口。

事实上血浓于水，阳乃小姐应该比谁都明白，有些感情真是一辈子都无法忘却的，我现在是这样，她亦是如此。

所以，这话也只是说说罢了，或许也是给她自己的劝解吧。

我是不是说了太沉重的话题？其实难以忘怀的事当然还有很多，大抵都是与你相关。你 24 周岁生日那天的一吻，我至今每每想起，那份温情仍会在心间荡漾，久久不能平静，嘴角也难掩笑意。然而转念一想你不在了，又觉冰冷彻骨。

现在是暑假期间，教师这个职业经久不衰的原因也许跟这漫长的假期也有部分关系吧。我最近闲来无事，也有在练习泡红茶的技艺，可是不管怎样也比不上你亲手制的茶。

还有和式甜点的制作，我照着 SNS 上的攻略一步步来，逐渐倒也有点进步，虽然目前还停留在草莓大福的层次。我真觉得做大福最艰难的步骤是擀糯米皮。过薄过厚都不好，而且糯米皮很硬，擀起来还费劲。记得你很喜欢和式甜点，所以品鉴的环节无论如何我都想拜托你。

当然还有志愿者工作，这个假期我也没少做。我这样的懒人会主动伸出援手，帮助别人，这一定使你惊奇。嘛硬要说的话，这也算是发扬侍奉精神的一环。要是你愿意来指导工作，说不定我的工作效率和质量都会提高一些。

可是你不在了，你竟不在了...那我还能奢求什么呢？

到这里，我再也写不下去了，因为不知不觉中泪水已浸透纸张，我只好就此搁笔。

愿天国一切安好。

署名：比企谷八幡

我抬头望着窗外的下弦月，耳边只剩蝉鸣。此刻忽然想起前几天似乎是我的生日，第一次忘记这种事。算来活了二十五年，什么时候我也这样寂寞了。叹惋与哀怨终究道不尽，笔墨与血泪并下，思

念也已成疾。八月没有飞雪，只盼望着夏天快快终了，来年冬天能有一场瑞雪降临，我便可醉心在梦里，聆听雪落下的声音。

（完）